

礼记注疏

第一函  
第九册

附釋音禮記注疏卷第十二



王制

鄭氏注

孔穎達疏

天子將出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諸侯將

出宜乎社造乎禰

帝謂五德之帝所祭於南郊者類宜造皆祭名其禮亡。禰音類造

七報反下及注同

[疏]

天子至乎禰。正義曰此一經論天子巡守之禮也將出謂初出時也知此是巡守者以下別云天子將出征類乎上帝故知此是巡守也類乎上帝

者謂祭告天也宜乎社者此巡行方事誅殺封割應載社主也云宜者令誅伐得宜亦隨其宜而告也社主於地又爲陰而誅殺亦陰故於社也故書云弗用命戮于社是也。造乎禰者造至也謂至父祖之廟也然此出歷至七廟知者前歸假既云祖禰明出亦告祖禰也今惟云禰者白虎通云獨見禰何辭從卑不敢留尊者之命至禰不嫌不至祖也皇氏申之云行必有主無則主命載于齊車書云用命賞于祖是也今出辭別先從卑起最後至祖仍取遷主則行也若前至祖後至禰是留尊者之命爲不敬也故曲禮曰已受命君言不

宿於家亦其類也。若還則先祖後禰如前所言也。所以然者先應反。主祖廟故也。然出告天地及廟還。惟告廟不告天地者。白虎通云。還不復告天者。天道無外內。故不復告也。諸侯將出者。謂朝王及自相朝盟會征伐之事也。宜乎社者不得告天。故從社始也。亦載社主也。造乎禰者。亦告祖及載主也。惟言出告則歸亦告也。曾子問曰。出反必親告于祖禰。是也。天子用特牲。諸侯用少牢。則否也。曾子問注云。皆奠幣以告之是也。○注帝謂至禮亡。正義曰。證天子類帝是祭五德帝也。鄭注月令。祈穀於上帝。爲大微之帝。注此上帝爲五德五德似如大皞五人之帝。二文不同。庾蔚云。謂大微五帝應於五行。五行各有德。故謂五德之帝。木神仁。金神義。火神禮。水神知。土神信。是五德也。云所祭於南郊者。按五德之帝應祭四郊。此獨云祭於南郊者。謂王者將行各祭所出之帝於南郊。猶周人祭靈威仰於南郊。是五帝之中一帝。故上摠云。帝謂五德之帝。此據特祭所出之帝。故云祭於南郊。云類宜造皆祭名者。按小宗伯云。凡天地之大裁類。社稷宗廟則爲位。鄭注云。禱祈禮輕類者。於其正禮而爲之。是類爲祭名也。按爾雅釋天云。起大事動大衆。必先有事乎社而後出謂之宜。孫炎注云。求便宜也是宜爲祭名也。按大祝六祈。一曰類。二曰造。是造爲祭名也。但天道懸遠。以事類告之。社主殺戮。

故求其便宜廟爲親近故以奉至言之各隨義立名也

○天子無事與諸侯相

見曰朝

事謂征伐。與如字朝直遙反。

考禮正刑一德以尊于天

子天子賜諸侯樂則以祝將之賜伯子男樂

則以鼗將之

將謂執以致命祝鼗皆所以節樂。祝昌六反樂音岳鼗音桃。

○諸侯

賜弓矢然後征賜鈇鉞然後殺賜圭瓚然後

爲鬯未賜圭瓚則次具鬯於天子

得其器乃敢爲其事圭瓚鬯爵

也鬯秬酒也。鉄方于反又音斧鉞音越圭字又作珪按

說文珪古字圭今字瓚才旦反鬯勅亮反秬音巨黑黍也

**疏**

天子至天子。正義曰此一節論諸侯朝天子天子賜之事

各隨文解之。注事謂征伐。正義曰知事非喪故而爲征

伐者若王室有喪則朝赴不廢故傳云天子七月而葬同執

畢至此朝謂常朝雖四時而來朝朝是摠名也若時會之禮

有征伐之事則此常朝別也。考禮正刑一德以尊于天子

者考禮謂諸侯相與朝王之時考校禮儀正定刑法專一道



德以尊崇天子不言樂者禮中兼之禮刑是施用於人故先  
言之道德是已之所行故後言之。注將謂至節樂。正義  
曰凡與人之物置其所與大者於地執其小者以致命於人  
將行也謂執以行命云祝蕤皆所以節樂者按漢禮器制度  
祝狀如漆箭中有椎將作樂先擊之蕤如小鼓長柄旁有耳  
搖之使自擊祝之節樂節一曲之始其事寬故以將諸侯之  
命蕤所以節一唱之終其事狹故以將伯子男之命。諸侯  
至天子。賜弓矢者謂入命作牧者若不作牧則不得賜弓  
矢故宗伯云入命作牧注云謂諸伯有功德者加命得專征  
伐此謂征伐當州之內若九命爲二伯則得專征一方五侯  
九伯也若七命以下不得弓矢賜者尚書大傳云以兵屬於  
得專征伐者此弓矢則尚書彤弓一彤矢百盧弓十盧矢千  
於周禮則當唐弓大弓合七而成規者故司弓矢云唐弓大  
弓以授使者勞者注云若晉文侯文公受王弓矢之賜者賜  
鈇鉞者謂上公九命得賜鈇鉞然後鄰國臣弑君子弑父者  
得專討之晉文侯雖受弓矢不受鈇鉞崔氏云以不得鈇鉞  
不得專殺故執衛侯歸之於京師。賜圭瓚者亦謂上公九  
命者若未賜圭瓚者則用璋瓚故周禮小宗伯注云天子圭  
瓚諸侯璋瓚既不得瓚則用薰故王度記云天子以瓚諸侯  
以薰圭瓚之制按玉人職大璋中璋之下云黃金勺青金外

宋中鼻寸衡四寸鄭注云鼻勺流也凡流皆爲龍口也。三璋之勺形如圭瓚又典瑞注瓚槃大五升口徑八寸下有槃口徑一尺又明堂位注云以大圭爲柄玉人注又云有流前注此是圭瓚之形也。鬯者釀秬黍爲酒和以鬱金之草謂之鬱鬯不以鬱和直謂之鬯此鬯者謂鬯也此弓矢鈇鉞圭瓚等八命九命而加九賜也。晉文侯雖以州牧之禮命之所賜者皆九賜之物但無鈇鉞之賜其前文賜樂者非九賜之樂故伯子男亦得受之魯無弓矢之賜陳恒弑君孔子請討之者春秋之時見鄰國篡逆亦得專征伐若鄰國無罪而輒征之則不可故哀公八年魯伐邾吳子討之是也。○天

子命之教然後爲學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

學在郊學所以學士之宮尚書傳曰百里之國二十里之郊七十里之國九里之郊五十里之國三里之郊

此小學大天子曰辟廱諸侯曰類宮尊卑學異名辟明也廱和

也所以明和天下類之言班也所以疏天子至類宮。正

班政教也。辟音壁注同類音泮。子命諸侯立學及學名之事各依文解之。○注尚書至之制正義曰所引書傳者伏生多士傳文假令百里之國國城居

中面有五十里二十里置郊外仍有三十里七十里之國  
國城居中面有三十五里九里置郊外仍有二十六里五  
十里之國國城居中面有二十五里三里置郊外仍有二  
十二里此皆以四里爲差比經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  
郊既是殷制故引書傳郊之所在以明之若周制則司馬法  
云百里郊天子畿內方千里百里爲郊則諸侯之郊皆計竟  
大小故聘禮注云遠郊上公五十里侯伯三十里子男十里  
也近郊各半之鄭必知近郊半遠郊者按書序云命君陳分  
正東郊成周注云東郊周之近郊也蓋五十里今河南洛陽  
相去則然以天子近郊半遠郊則知諸侯近郊皆半遠郊也  
以經文承上諸侯之下故直云天子命之教不云命諸侯從  
可知云此小學大學殷之制者以下文云殷人養國老於右  
學養庶老於左學則左學小右學大此經云小學在公宮南  
之左故知殷制也周則大學在國小學在四郊下文具也○  
注辟明至教也○正義曰釋詁云辟君也君則尊明靡和也  
釋訓文云所以明和天下者謂於此學中習學道藝欲使天  
下之人悉皆明達諧和故云明和天下云類之言班也所以  
班政教也者類是分別之義故爲班於此學中施化使人觀  
之故云所以班政教也接詩注云土雖水之外圍如壁注又  
云類之言半以南通水北無也二注不同者此注解其義詩

注解其形於此必解其義者以上云天子命之教是政教治  
理之事故以義解之詩云王在在靈沼於初魚躍又云思樂  
泮水薄采其芹皆論水之  
形狀故詩注以形言之  
○天子將出征類乎上帝

宜乎社造乎禰禡於所征之地

禡師祭也為兵禱  
其禮亦亡○禡馬

怕反又音百注同為于偽  
反下為盡物同禱丁老反

受命於祖

告祖也

受成於學

定兵謀也

出征執有罪反釋奠于學以訊馘告

釋菜奠幣

禮先師也訊馘所生獲斷耳者詩曰執訊獲醜又曰在類獻  
馘馘或為國○訊木又作諄音信注同馘古獲反馘耳斷音

短下斲

疏

天子至馘告○正義曰此一經論天子出征所  
祭之事各依文解之○注禡師至亦亡○正義

曰按釋奠云是類是禡師祭也故知禡為師祭也謂之禡者  
按肆師注云貉讀如千百之百為師祭造軍法者禱氣勢之

增倍也其神蓋蚩蚩或曰黃帝鄭既云祭造軍法者則是不  
祭地熊氏以禡為祭地非師祭皆稱類爾雅類既為師祭所

以上文云天子將出巡守類乎上帝及舜之攝位亦類乎上  
帝並非師祭皆稱類者但爾雅所釋多為釋詩以皇矣云是

類是禡止釋皇矣類禡爲師祭不謂餘文類皆爲師祭但類者以事類告天若以攝位事類告天亦謂之爲類若以巡守事類告天亦謂之爲類故異義夏侯歐陽說以類祭天者以事類祭之古尚書說非時祭天謂之類許慎謹按周禮郊天無言類者知類非常祭從古尚書說鄭氏無駁與許同也然今尚書及古尚書二說其文雖異其意同也以事類告祭則是非常故孔注尚書亦云以攝位事類告天鄭又以類雖非常祭亦比類正禮而爲之故小宗伯注云類者依其正禮而爲之是也。受命至馘告。受命於祖謂出時告祖是不敢自專有所稟承故言受命祖禡皆告以祖爲尊故特言祖此受命於祖則前文造乎禡也但前文據告行故云造乎禡此據以征伐之事故云受命於祖所以重起其文也然則受命於祖在造乎禡之前但前文類帝宜社禡於所征之地總說出行之時然後卻本初時受命於祖受成於學之事所以文倒也受成於學者謂在學謀論兵事好惡可否其謀成定受此成定之謀在於學裏故云受成於學。出征執有罪者謂出師征伐執此有罪之人還反而歸釋菜奠幣在於學以可言問之訊馘左耳之馘告先聖先師也。洗釋菜至獻馘。正義曰按大胥職云春入學舍采合舞文王世子亦云釋菜鄭注云釋菜禮輕也則釋菜惟釋蘋藻而已無牲牢無幣帛文

王世子又云始立學者既興器用幣注云禮樂之器成則費之又用幣告先聖先師以器成此則徒用幣而無菜亦無牲牢也文王世子又云凡始立學者必釋奠於先聖先師及行事必以幣是釋奠有牲牢又有幣帛無用菜之文熊氏以此爲釋菜奠幣者謂釋奠之禮以獻俘馘故云釋菜奠幣言釋奠之時既有牲牢菜幣兩有今按注云釋菜解經中釋字奠幣解經中奠字又云禮先師不云祭先師則以訊馘告之時但有菜幣而已未必爲釋奠有牲牢也於事有疑未知孰是故備存焉然則釋菜奠幣皆告先聖先師此直云先師文不具耳云訊馘所生獲斷耳者以生獲解訊以斷耳解馘按釋言云訊言也故詩注云執其可言問者釋詁云馘獲也訊是生者馘是死而馘耳者云詩曰執訊獲醜者詩小雅出車篇文也云又曰在類馘者魯頌泮水篇文也按周禮宗伯師還獻愷於祖司馬職云愷樂獻于社此記不云祖及社者文不具周禮不云獻愷

○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

一爲乾豆二爲賓客三爲充君之庖

三田者夏不田蓋夏

時也周禮春曰蒐夏曰苗秋曰獮冬曰狩乾豆謂腊之以爲祭祀豆實也庖今之厨也。乾音干庖步交反蒐所交反獮

息淺反 無事而不田曰不敬田不以禮曰暴天

腊音昔

物不敬者簡祭 祀略賓客

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

為盡物也

○合如字徐音閣 揜音掩本又作掩

天子殺則下大綏諸侯殺則下

小綏

綏當為綏綏有虞氏之旂旗也下謂 弊之。綏依注音綏耳佳反下注同

大夫殺則

止佐車佐車止則百姓田獵

佐車驅逆之車。獵力輒反驅丘于反又

巨遇反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後

田獵鳩化為鷹然後設罝羅草木零落然後

後入山林昆蟲未蟄不以火田

取物必順時候也 梁絕水取魚者罝

小綱也昆明也明蟲者得陽而生得陰而藏。獺徐他達反 又他瞎反豺住皆反罝音尉一音鬱零本又作苔音同說文

云草曰苔木曰落蟲 直隆反下同整直上反不麝不卵不殺胎不殀天

重傷

未成物死斷殺少長曰夭。麋本又作麇音迷同卵力管反

胎吐來反夭天上於表反下烏老反斷丁亂反又音段少長

上詩召反不覆巢覆敗也。覆反注同疏天字至覆巢。正

下丁丈反子以下田獵之事各隨文解之。天子諸侯無事者謂無征

伐出行喪凶之事則一歲三時田獵獵在田中又為田除害

故稱田也。一為乾豆者謂乾之以為豆實豆實非脯而云

乾者謂作醢及醬先乾其肉故云乾豆是上殺者也。二為賓

客中殺者也。三為充君之庖下殺者也。故穀梁淵聖御名

四年范甯云上殺中心死速乾之以為豆實次殺射髀髀死

差遲故為賓客下殺中腸汚泡死最遲故充庖厨又車支毛

傳云自左髀而射之達於右髀為上殺射右耳本次之射左

髀達於右髀為下殺是亦有三等之殺先宗廟次賓客者尊

神敬賓之義。注三田至曰狩。正義曰夏不田蓋夏時也

者以夏是生養之時夏禹以仁讓得天下又觸其夏名故夏

不田鄭之此注取春秋緯運斗樞之文故以為夏不田若何

休稍異於此故穀梁傳淵聖御名四年公狩于郎傳曰春曰

田夏曰苗秋曰蒐冬曰狩何休云運斗樞曰夏不田穀梁有

夏田於義為矩鄭玄釋之云四時皆田夏殷之禮詩云之子

于苗選徒躡躡夏田明矣孔子雖有聖德不敢顯然改先王



之法以教授於世若其所欲改其陰書於緯藏之以傳後王  
穀梁四時田者近孔子故也公羊正當六國之亡讖緯見讀  
而傳爲三時田作傳有先後雖異不足以斷穀梁也如鄭此  
言三時之田不敢顯素陰書於緯四時之田顯然在春秋之  
經穀梁爲傳之時去孔子既近不見所藏之緯唯觀春秋見  
經故以爲四時田也公羊當六國之時去孔子既遠緯書見  
行於世公羊既見緯文故以爲三時田又鄭釋廢疾云歲三  
田謂以三事爲田即上一曰乾豆之等是深塞何休之言當  
以注爲正云周禮春曰蒐以下周禮大司馬職文彼注云夏  
田爲苗擇取不孕任者若治苗去不秀實者秋田爲獮獮殺  
也中殺者多也冬田爲狩言守取之無所擇也鄭不釋蒐者  
蒐擇也亦謂擇取不孕者以義可知故不解也然春秋四時  
田獵皆曰蒐者以春蒐之禮行之故也田不以禮曰暴天物  
者若田獵不以其禮殺傷過多是暴害天之所生之物以禮  
田者則下文天子不合圍以下至不覆巢皆是也○天子至  
掩羣○天子四時田獵皆得圍但圍而不合若諸侯惟春田  
不得圍其夏秋冬皆得圍圍亦不合故下曲禮云國君春田  
不圍澤○諸侯不掩羣者是畿內諸侯爲天子大夫士皆曲  
禮云大夫不掩羣此皆是熊氏之說若皇氏以此音則曲禮  
下曲禮爲周禮義或然也○注緩當至弊之○正曲禮字

是系方妥是登車之索綏字是系旁委是旌旗之名經作綏  
字故云綏當爲綏云有虞氏之旌旗也者按明堂位云有虞  
氏之旌夏后氏之綏鄭注云有虞氏當言綏旌旗無旒者周  
謂之大麾於周則春蒐田用綏故鄭答趙商云春夏用大麾  
秋冬用大常云下謂弊之者謂弊休於地也若初殺時則折  
之已殺獵止之時則弊之故詩傳云天子發抗大綏諸侯發  
抗小綏此抗綏以表天子諸侯之獲周禮大司馬以旗致民  
注云以旗者立旗期民於其下也山虞云植虞旗澤虞云植  
虞旌謂田獵罷致禽旌旗也並與此綏不同也。大夫至田  
獵。大夫殺則止佐車則天子諸侯殺未止佐車也云佐車  
止則百姓田獵以此推之則天子殺然後諸侯殺諸侯殺然  
後大夫殺故詩傳云天子發然後諸侯發諸侯發然後大夫  
士發是也此云佐車止則百姓田獵謂冬獵之時然則大夫  
小綏者是夏殷之法秋冬皆用綏異於周也。注佐車。駟逆  
之車。正義曰按大司馬云乃設駟逆之車注云駟駟出禽  
獸使趨田者也逆逆要不得令走凡四時田獵欲止之時各  
不同也按大司馬春火弊謂春時田獵殺獲禽獸將畢摠放  
火焚萊而後止春用火者鄭注因焚萊除陳草皆殺而火止  
大司馬又云夏車弊注云車弊駟獸之車止也謂一人殺禽  
既畢布列車乘摠駟禽獸而後止息鄭云夏田主用車示所

取物希皆殺而車止鄭即引王制云大夫殺則止佐車佐車  
止則百姓田獵是殺禽既畢佐車休止但夏時佐車止百姓  
未得田獵鄭云百姓田獵者因引王制之成文大司馬又云  
秋羅罝注云秋田主用罔中殺者多也皆殺而罔止大司馬  
又云冬徒罝注云冬田主用衆物多衆得取也。獺祭至火  
田。按月令正月獺祭魚孝經緯云獸蟄伏獺祭魚則十月  
中也是獺一歲再祭魚此下文鳩化爲鷹草木零落文相連  
接則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謂十月時按魯語李革云鳥  
獸孕水蟲成於是乎禁罝罾羅網又云獸長麋天鳥翼殼卵  
注云謂季春時然則正月獺祭魚虞人不得入澤梁。豺  
祭獸然後田獵者按月令九月豺乃祭獸夏小正十月豺祭  
獸則是九月末十月之初豺祭獸之後百姓可以田獵鳩化  
爲鷹然後設罝羅者謂八月時但鳩化爲鷹則八月時也以月  
鷹乃學習孟秋云鷹乃祭鳥其鳩化爲鷹也故周禮司裘云中  
令二月時鷹化爲鳩則八月鳩化爲鷹也故周禮司裘云中  
秋獻良裘鄭司農注云中秋鳩化爲鷹是也設罝羅者按說  
文云罝捕鳥網也又爾雅云鳥罝謂之羅罝羅摠是捕鳥之  
網。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者謂十月時按月令季秋草木  
黃落其零落莢折則在十月也故毛詩傳云草在折不操  
斧斤不入山林此謂官民墜取林木若依時取者則由虞云

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不在零落之時昆蟲未蟄不以火  
田者謂未十月之時十月則得火田故羅氏云蜡則作羅禡  
注云今俗放火張羅從十月以後至仲春皆得火田故司馬  
職云春火弊是也若陶鑄之火則季春出火季秋內火按司  
燿云季春出火季秋內火知是陶鑄之火者按春秋昭六年  
左傳云三月鄭人鑄刑鼎土文伯曰火未出而作火鄭其有  
災乎刑鼎則陶鑄也。注昆明也。正義曰按說文曰昆同  
也今云明者以字從日故爲明不麋至殀天。不麋不卯據  
春時特甚不殀天之等亦然故國語云獸長麋天鳥翼殀卵  
是春尤甚此注云重傷未成物則四時皆然也國語旣云獸  
長麋天天與麋相連  
故鄭云少長曰天 ○冢宰制國用必於歲之杪

五穀皆入然後制國用

制國用如今度支經用杪末也。杪亡小度支大各反

下音

用地小大視年之豐耗

小國大國豐凶之年各以歲之收入制其用多

少多不過禮少有所殺。耗呼報反殺色戒反又邑別反

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

量入以爲出

通三十年之率當有九年之蓄出謂所當給爲。量音亮率音律又音類本又作絳

之畜勅六  
反後皆同

祭用數之仿

一。今年一歲經用之數用其什一。仿音勒又音力什音十

喪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爲越紼而行事

不敢以卑廢尊越猶躐也紼輻車索。紼音弗躐力輒反輻勅倫反索悉各反

喪用三年之仿

喪大事用三歲之什一

喪祭用不足曰暴有餘曰浩

暴猶耗也浩猶

饒也。浩胡老反

祭豐年不奢凶年不儉

常用數之仿

國無

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

蓄曰國非其國也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

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

旱水溢民無菜色然後天子食日舉以樂

食菜之色民無食菜之飢色天子乃日舉以樂以食。日人一反下同

〔疏〕

冢宰至以樂。正義曰此一節論冢宰制

國用及年之豐耗并喪祭及所蓄積之法各隨文解之。用地小大視年之豐耗者。用謂制國之用凡制國用多少必計地小大又視年之豐耗若地大年豐則制用多若地小年耗則制用少故鄭云多不過禮少有所殺。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量入以爲出者言欲制國用之時先以三十年通融之法留九年蓄外計見在之物以制國用假令一年有四萬斛以一萬斛擬三十年通融積聚爲九年之蓄以見在三萬斛制國之來歲一年之用量其今年入之多少以爲來年出用之數。注通三至給爲。正義曰通三十年之率者每年之率入物分爲四分一分擬爲儲積三分而當年所用二年又留一分三年又留一分是三年摠得三分爲一年之蓄三十年之率當有十年之蓄此云當有九年之蓄者崔氏云三十年之間大畧有閏月十二足爲一年故爲有九年之蓄是主肅以爲二十七年有九年之蓄而言三十者舉全數兩義皆通未知孰是也云出謂所當給爲者給謂給百官賓客及民人也爲謂爲造國家器物也。注筭今至什一。正義曰知用今年一歲經用者以下文云喪用三年之什此直云數之什故知是一歲之什也又知什爲什一者以什是分散之名故考工記云石有時以泐考工記又云以其圍之助擗其戴彼注防謂三分之一此云什一者以民稅一歲之十一則

國祭所用亦什一也此謂當年經用之內用其什一非是通計擬三年儲積之蓄也故鄭云一歲經用之數。注不敢至車索。正義曰私喪者是其卑天地社稷是其尊今雖遭私喪既殯已後若有天地社稷之祭即行之故云不敢以卑廢尊也越是踐躐之義故云越猶躐也但未葬之前屬紼於輶以備火災今既祭天地社稷須越躐此紼而往祭之故云越紼云紼輶車索者以停住之時指其繩體則謂之紼若在塗人挽而行之則謂之引故鄭注雜記云廟中曰紼在塗曰引天地社稷故有越紼之禮六宗及山川之等卑於天地社稷待喪終乃祭故鄭志答田瓊云天地郊社至尊不可廢故越紼祭之六宗山川之神則否其宮中五祀在喪內則亦祭之故曾子問云君薨五祀之祭不行既殯而祭之自啓至於反哭五祀之祭不行既葬而祭之但祭時須人既少衆官不皆使盡去不須越紼故鄭荅田瓊云五祀宮中之神喪時朝夕出入所祭不爲越紼也天地社稷之祭豫卜時日今忽有喪故既殯越紼行事若遭喪之後當天地郊社常祭之日其啓殯至於反哭則避此郊社祭日而爲之按禮卒哭而祔練而禘於廟此等爲新死者而爲之則非常祭也其常祭法必待三年喪畢也其春秋之時未至三年而爲吉祭者皆非禮也若杜預之意以爲既祔以後宗廟得四時常祭三年大禘乃

同於吉故僖公三十三年凡君薨率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於主烝嘗禘於廟杜注云新主既特祀於寢則宗廟四時常祀三年禮畢又大禘乃皆同於吉如杜之意與三年不祭違者按釋例云禮記後儒所作不正與春秋同是杜不盡用禮記也。注暴猶至饒也。正義曰暴是殘暴物被殘暴則虛耗故云暴猶耗也浩浩是多大之義故堯典云浩浩滔天故云浩猶饒也。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者凶旱謂凶荒遭旱也水溢謂水之汎溢凡水旱之歲厯運有常按律厯志云十九歲爲一章四章爲一部二十部爲一統三統爲一元則一元有四千五百六十歲初入元一百六歲有陽九謂旱九年次三百七十四歲陰九謂水九年以一百六歲并三百七十四歲爲四百八十歲注云六乘八之數次四百八十歲有陽九謂旱九年次七百二十歲陰七謂水七年次七百二十歲陽七謂旱七年又注云七百二十者九乘八之數次六百歲陰三謂水三年次六百歲陽五謂旱五年注云六百歲者以八乘八入八六十四又以七乘八七八五十六相乘爲一千二百歲於易七八不變氣不通故合而數之各得六百歲次四百八十歲陰三次四百八十歲陽三從入元至陽三除去災歲總有四千五百六十年其災歲兩個陽九年一個陰九年一個陰陽各七年一個陰陽各五年一個陰陽各三年



災歲總有五十七年并前四千五百年通爲四千六百一十七歲此一元之氣終矣如律歷之言此是陰陽水旱之大數也所以正用七八九六相乘者以水數六火數七木數八金數九故以此交互相乘也以七八九六陰陽之數自然故有九年七年五年三年之災須三年六年九年之蓄也然災歲有陽七陰七陽五陰五此記直云三年六年九年之蓄不云七五者此各以其三相因故不言七五也舉六年則七年五年之蓄可知若貯積滿九年之後則腐壞當隨時給用也

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諸侯五日而殯

五月而葬大夫士庶人三日而殯三月而葬

尊者舒卑者速春秋傳曰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同盟至大夫三月同位至士踰月外姻至三年

之喪自天子達

下通庶人於父母同天子諸侯降期。期居宜反。

庶人縣封

葬不爲雨止不封不樹喪不貳事

縣封當爲縣寔縣寔者至

卑不得引紼下棺雖雨猶葬以其禮儀少封謂聚土爲墳不封之不樹之又爲至卑無飾也周禮曰以爵等爲丘封之度

與其樹數則士以上乃皆封樹。貳之言二也。庶人終喪無二事，不使從政也。喪大記曰：大夫士既葬，公政入於家，既卒哭，弁經帶，金革之事無辟也。縣封上音玄，下音窆，彼念反。不爲子僞反注，又爲同，紉音弗，上時掌反，下大夫以上同，辟音避。

自天子達於庶人，喪從死者祭從生者，支

子不祭

從死者謂衣衾棺槨從生者謂奠祭之牲器

疏

天子至不祭。正義曰：此一節明天子以下

下殯葬日月不同及衣衾牲器之數各依文解之。注尊者至姻至。正義曰：天子諸侯位既尊重，送終禮物其數既多，身在於喪，許其申遂，故日月緩也。大夫及士禮數既卑，送終之物其數簡少，又職唯促遽，義許奪情，故日月促也。必至三日者，冀其更生，三日不生亦不生矣。所引春秋傳以下隱元年左氏文同軌者，杜預云：言同軌以別四夷之國，謂中國諸侯車同軌，轍盡皆來至同盟者。杜預云：同在方嶽之盟，同位者杜預云：古者行役不踰時，諸侯以下不言畢至者，有來有否，不必盡來，故不云畢。按左傳：大夫言三月，士言踰月，此纔云大夫士三月而葬者，此記者許以降二爲差，故總云三月。左傳細言其別，故云大夫三月，士踰月，其實大夫三月者，除死月爲三月，士三月者，數死月爲三月，正是踰越一月，故言

踰月耳按膏肓休以爲士禮三月而葬今左氏云踰月於義  
左氏爲短玄箴之曰禮人君之喪殯葬皆數來月來曰士殯  
葬皆數往月往曰尊卑相下之差數故大夫士俱三月其實  
不同士之三月及大夫之踰月也鄭箴音肓以正禮而言故  
云人君殯葬數來月來曰若春秋之時天子諸侯之葬皆數  
死月故文八年八月天王崩九年二月葬襄王又成十八年  
八月公薨十二月葬傳云書順也是皆數死月也故鄭又云  
人君殯數來曰葬數往月據春秋爲說其殯日之義已具在  
上曲禮疏其諸侯奔喪按異義公羊說天王喪赴者至諸侯  
哭雖有父母之喪越紼而行事墓畢乃還左氏說王喪赴者  
至諸侯既哭問故遂服斬衰使上卿弔上卿會葬經書叔孫  
得臣如京師葬襄王以爲得禮許慎謹按易下邳傳其容說  
諸侯在千里內皆奔喪千里外不奔喪若同姓千里外猶奔  
喪親親也容說爲近禮鄭駁之云天子於諸侯無服諸侯爲  
天子斬衰三年尊卑有差按魯夫人成風薨王使榮叔歸含  
且賜召伯來會葬傳曰禮也襄王崩叔孫得臣如周葬襄王  
天子於魯既含且賜又會葬爲得禮則是魯於天子一大夫  
會爲不得禮可知又左傳云鄭游吉云靈王之喪我先君簡  
公在楚我先大夫邱段實往敝邑之少卿也王吏不討恤所  
無也豈非左氏諸侯奔天子之喪及會葬之明文說左氏者

云諸侯不得棄其所守奔喪自違其傳同姓雖千里外猶奔喪又與禮乖鄭之所駁從公羊之義又以左氏傳諸侯亦奔喪但說左氏者自違其傳云不奔喪又難許慎云千里外同姓猶奔喪與禮乖也此是鄭氏之意其諸侯自相奔喪禮接公羊說遣大夫弔君會其葬左氏說諸侯之喪士弔大夫會葬文襄之霸令大夫弔卿共葬事許慎謹按周禮無諸侯會葬義知不相會葬從左氏義鄭氏無駁與許同其諸侯夫人喪公羊說卿弔君自會葬左氏說諸侯夫人喪士弔士會葬文襄霸士弔大夫會葬叔弓如宋葬宋共姬上卿行過厚非禮許慎謹按公羊說同盟諸侯薨君會葬其夫人薨君又會葬是其不違國政而常在路公羊左氏說俱不別同姓異姓公羊言當會許以爲同姓也左氏云不當會據異姓也鄭駁之云按禮君與夫人尊同故聘禮卿聘君因聘夫人凶時會弔主於相哀愍略於相尊敬故使可降一等士弔大夫會葬禮之正也周禮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無異姓同姓親疏之數云夫人喪士會葬說者致之非傳辭者鄭氏意引周禮無同姓異姓之別者破許慎云同姓則會異姓則不會鄭又云夫人喪士會葬說者致之非傳辭破異義左氏說夫人喪士弔士會葬之文也按左氏昭三年傳云君薨大夫弔夫人士弔無士會葬之文故云說者致之言士

會葬實非本傳之辭也。則鄭氏以爲古者君薨士弔大夫會葬文襄之霸君薨大夫弔卿會葬其夫人之喪則古及文襄之時皆士弔大夫會葬故鄭云士弔大夫會葬禮之正。庶人至貳。庶人之喪賤無碑。緯空謂下棺縣繩下棺故云縣。芝威儀既少日又促遽將葬之時不爲禭而止。庶人既卑小不須顯異不積土爲封不標墓以樹若士以上負國恩重雖在喪中金革無辟庶人既無爵命更無殊禮三年之內許其終喪餘。始喪之外不供他事故下云父母之喪三年不從政。注縣封至辟也。正義曰知縣封當爲縣窆者若封是封土無縣繫之理不得與縣相連故知爲窆也不直云封當爲窆而與縣相連者以經有兩封若不連縣言之恐與不封相涉故連縣言之也云不得引綁下棺者士雖無碑猶有二絰今庶人無絰唯以繩縣棺故云不得引綁下棺云雖雨猶葬以其禮儀少者按異義公羊說雨不克葬謂天子諸侯也卿大夫臣賤不能以雨止穀梁說葬既有日不爲雨止左氏說卜葬先達曰辨不懷吾不汲汲葬其親不可行事廢禮不行庶人不爲雨止許慎謹按論語云死葬之以禮以雨而葬是不行禮穀梁說非也從公羊左氏之說鄭氏無駁與許同按釋廢歎云雖庶人葬爲雨止公羊說卿大夫臣賤不能以雨止此等之說則在。廟未發之時庶人及卿大夫亦得爲雨止。

若其已發在路及葬則不爲雨止其人君在廟及在路及葬  
皆爲雨止云封謂聚土爲墳者以對上封爲窆故明之云封  
謂聚土爲墳云周禮曰以爵等爲丘封之度者是周禮人  
文旣云爵等明有爵者乃有丘封周以士爲爵故云則士以  
上乃皆封樹是庶人不封樹彼注云王公曰立諸臣曰封又  
引漢律曰列侯墳高四丈關內侯以下至庶人各有差又禮  
記云孔子合塋於防崇四尺鄭云蓋周之士制其樹數則無  
文按白虎通云天子松諸侯栢大夫栗士槐云貳之言二也  
者上貳是副貳之貳下二是二三之二喪不貳事者謂不爲  
兩事故讀從二三之二也引喪大記以下者證大夫士在喪  
有二事也○注從死至牲器○正義曰盧植解云從生者謂  
除服之後言祭之時以子孫官祿祭其父祖故云從生者若  
喪中之祭虞祔練祥仍從死者之爵故小記云士祔於大夫  
則易牲又云其妻爲大夫而卒而后其夫不爲大夫而祔於  
其妻則不易牲又雜記云上大夫之虞也少牢卒哭成事祔  
皆大牢下大夫之虞也植牲卒哭成事祔皆少牢是喪中之  
祭仍從死者之禮而鄭云謂奠祭之牲器云奠則是喪中之  
祭得從生者之爵與小記雜記違者小記雜記據死者子孫  
身無官爵生者又無可祭享故喪中之祭皆用死者之禮若  
其生者有爵則祭從生者之法喪祭尙爾喪後吉祭可知奠

謂墓前祭謂墓後包喪終吉祭也鄭必知祭兼喪祭與虛植別者以此云祭從生者喪從死者相對又中庸云父爲大夫子爲士葬以大夫祭以士又云父爲士子爲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祭又與墓相對皆祭與喪葬連文是一時之言故祭中兼爲喪奠也或云在喪中祭尙從死者爵至吉祭乃用生者祿耳故知虛植鄭言奠者自吉祭之奠及非時祭耳○

天子七廟二昭三穆與大祖之廟而七

此周制七者大

祖及文王武王之祧與親廟四大祖后稷殷則六廟契及湯與二昭二穆夏則五廟無大祖禹與二昭二穆而已○祧他彫反契息列反諸侯五廟一昭二穆與大祖之廟而五

大祖始封之君王者之後不爲始封之君廟

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大

祖之廟而三

太祖別子始爵者大傳曰別子爲祖謂此雖非別子始爵者亦然

士一

廟

謂諸侯之中士下士名曰宮師者上士二廟

庶人祭於寢

寢適寢也適丁歷反

○

天子至於寢

正義曰此一節明天子以下立廟多少文解之○注此周至而已○正義曰鄭

氏之意天子立七廟唯謂周也鄭必知然者按禮緯稽命徵云唐虞五廟親廟四始祖廟一夏四廟至子孫五殷五廟至子孫六鈞命決云唐堯五廟親廟四與始祖五禹四廟至子孫五殷五廟至子孫六周六廟至子孫七鄭據此爲說故謂七廟周制也周所以七者以文王武王受命其廟不毀以爲二祧并始祖后稷及高祖以下親廟四故爲七也若王肅則以爲天子七廟者謂高祖之父及高祖之祖廟爲二祧并始祖及親廟四爲七故聖證論肅難鄭云周之文武受命之王不遷之廟權禮所施非常廟之數殷之三宗宗其德而存其廟亦不以爲數凡七廟者皆不稱周室禮器云有以多爲貴者天子七廟孫卿云有天下者事七世又云自上以下降殺以兩今使天子諸侯立廟並親廟四而止則君臣同制尊卑不別禮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况其君臣乎又祭法云王下祭殤五及五世來孫則下及無親之孫而祭上不及無親之祖不亦詭哉穀梁傳云天子七廟諸侯五家語云子羔問尊卑立廟制孔子云禮天子立七廟諸侯立五廟夫夫立三廟又云遠廟爲祧有二祧焉又儒者難鄭云祭法遠廟爲祧鄭注周禮云遷主所藏曰祧遠經正文鄭又云先公之遷主藏於后稷之廟先王之遷主藏於文武之廟便有三祧何得祭法云有二祧難鄭之義凡有數條大略如此不能具載鄭必爲



天子七廟唯周制者馬昭難王義云按喪服小記王者立四廟又引禮緯夏無大祖宗禹而已則五廟殷人祖契而宗湯則六廟周尊后稷宗文王武王則七廟自夏及周少不減五多不過七禮器云周旅酬六尸一人發爵則周七尸七廟明矣今使文武不在七數既不同祭又不享嘗豈禮也哉故漢侍中盧植說文云二祧謂文武曾子問當七廟無虛主禮器天子七廟堂七尺王制七廟盧植云皆據周言也穀梁傳天子七廟尹更始說天子七廟據周也漢書韋玄成四十八人議皆云周以后稷始封文武受命石渠論白虎通云周以后稷文武特七廟又張融謹按周禮守祧職奄八人女祧每廟二人自太祖以下與文武及親廟四用七人姜嫄用一人適盡若除文武則奄少二人曾子問孔子說周事而云七廟無虛主若王肅數高祖之父高祖之祖廟與文武而九主當有九孔子何云七廟無虛主乎故云以周禮孔子之言爲本穀梁說及小記爲枝葉韋玄成石渠論白虎通爲證驗七廟斥言玄說爲長是融申鄭之意且天子七廟者有其人則七無其人則五若諸侯廟制雖有其人不得過五則此天子諸侯七五之異也王肅云君臣同制尊卑不別其義非也又王下祭殤五者非是別立殤廟七廟外親盡之祖禘裕猶當祀之而王肅云下祭無親之孫上不及無親之祖又非通論且家

語云先儒以爲肅之所作未足可依按周禮惟存后稷之廟  
不毀按昭七年傳云余敢忘高圉亞圉注云周人不毀其廟  
報祭之似高圉亞圉廟亦不毀者此是不合鄭說故馬融說  
云周人所報而不立廟○注夫祖至君廟○正義曰凡始封  
之君謂王之子弟封爲諸侯爲後世之大祖當此君之身不  
得立出王之廟則全無廟也故諸侯不敢祖天子若有大功  
德王特命立之則可若魯有文王之廟鄭祖厲王是也魯非  
但得立文王之廟又立姜嫄之廟及魯公文公之廟并周公  
及親廟除文王廟外猶入廟也此皆有功德特賜非禮之正  
此始封君之子得立一廟始封六世之孫始五廟備也若異  
姓始封如大公之屬初封則得立五廟從諸侯禮也云王者  
之後不爲始封之君廟者以其始封之君非有功德惟因先  
代之後以封之不得爲後世之大祖得立此君所出王者之  
廟必知然者以經傳無文云微子爲宋之始祖故也而左傳  
云宋祖帝乙是也若二王之後郊天之時則得以遠代之祖  
配天而祭故禮運云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注大  
祖至亦然○正義曰此據諸侯之子始爲鄉大夫謂之別子  
者也是嫡夫人之次子或衆妾之子別異於正君繼父言之  
故云別子引大傳者證此大祖是別子也云雖非別子始爵  
者亦然者此事凡有數條一是別子初雖身爲大夫中間廢

退至其遠世子孫始得爵命者則以爲大祖別子不得爲大祖也二是別子及子孫不得爵命者後世始得爵命自得爲大祖三是全非詎侯子孫異姓爲大夫者及它國之臣初來任爲大夫者亦得爲大祖故云雖非別子始爵者亦然此摠包上三事如鄭志荅趙商此王制所論皆殷制故云雖非別子亦得立大祖之廟若其周制別子始爵其後得立別子爲大祖若非別子之後雖爲大夫但立父祖曾祖三廟而已隨時而遷不得立始爵者爲大祖故鄭荅趙商問祭法云大夫立三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注非別子故知祖考無廟商按王制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大祖之廟而三注云大祖別子始爵者雖非別子始爵者亦然二者不知所定鄭荅云祭法周禮王制之云或以夏殷雜不合周制是鄭以爲殷周之別也鄭必知周制別子之後得立別子爲大祖者以大傳云別子爲祖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雖百世而昏姻不通者周道然也故知別子百世不遷爲大祖也周旣如此明殷不繫姓不綴食大傳又云其庶姓別於上而戚單於下五世而昏姻可以通明五世之後不復繫以別子但始爵者則得爲大祖也此大夫三廟者天子諸侯之大夫皆同知者以此及祭法歷陳天子諸侯即云大夫更不別云諸侯之大夫故知與天子大夫同也卿即大夫摠就故春秋殺嬖經皆摠

號大夫其三公即與諸侯同若附庸之君亦五廟故莊三年  
公羊傳云紀季以鄒入于齊傳曰請後五廟以存姊妹妹又  
附庸得稱朝是與諸侯同○廟謂諸至二廟○正義曰按祭  
法云適士二廟今此云士一廟故知是諸侯之中士下士祭  
法云官師一廟故云名曰官師者鄭既云諸侯之中士下士  
一廟則天子之中士下士皆二廟也必知皆二廟者以其總  
稱元士故昏義云八十一元士是不分別上下也鄭又知諸  
侯中士與下士同一廟者以祭法云適士二廟言適士則不  
得兼中下也○注寢適寢也○正義曰此庶人祭寢謂是庶  
人在官府史之屬及尋常庶人此祭謂薦物以其無廟故推  
薦而已薦獻不可  
○天子諸侯宗廟之祭春曰

禘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此蓋夏殷之祭名周則改之春曰祠夏曰禘

禘爲殷祭詩小雅曰禘祠烝嘗于公先王此周四時祭宗廟之名○禘余若反夏曰戶嫁反注夏曰禘夏祭曰下云夏薦同禘大計反烝之承反祠音詞  
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大夫

祭五祀五祀謂司命也中雷也門也行也厲也此祭謂大夫有地者其無地祭三耳○雷力救反  
天

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

侯

視視其牲  
器之數

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

魯人祭泰山晉

**疏**

天子至地者。正義曰此一節論夏殷

人祭河是也

天子諸侯大夫四時祭宗廟及祭天地

山川之事各隨文解之。春曰禘者皇氏云禘薄也春物未

成其祭品鮮薄也孫炎云禘者新菜可禘。夏曰禘者皇氏

云禘者次第也夏時物雖未成宜依時次第而祭之。秋曰

嘗者白虎通云嘗者新穀熟而嘗之。冬曰烝者烝者眾也

冬之時物成者眾孫炎云烝進也進品物也。注此蓋至之

名。正義曰疑爲夏殷祭名者以其祭名與周不同故以爲

夏殷祭名其夏殷之祭又無文故稱蓋以疑之此云春禘而

郊特牲云春禘者鄭彼注云禘當爲禴從此爲正祭義曰春

禘鄭注直云夏殷禮不改禘字者以郊特牲已改禘爲禴故

於祭義略之從可知也云周則改之春曰祠夏曰禘者按宗伯

云以祠春享先王以禴夏享先王又知周以禘爲殷祭者按

公羊傳曰五年而再殷祭又春秋經僖八年秋七月禘于大

廟是禘爲殷祭。殷猶大也謂五年一大祭引詩小雅者是文

王之詩天保之篇謂文王受命已改殷之祭名以夏祭之禘

改名曰禘而詩先言禘後祠者從便文嘗在烝下以節句也  
于公諸鬯至不密也先王謂后稷大王王季也○注五祀至  
三耳○正義曰知五祀是司命中雷門行厲者按祭法云王  
立七祀曰司命中雷曰國門曰國行曰泰厲曰戶曰竈諸  
侯五祀無戶竈自外與天子同明大夫五祀與諸侯同明知  
是司命中雷門行厲也云此祭謂大夫有地者以其祭五祀  
與諸侯同故知大夫有采地者云其無地祭三耳者以祭法  
云大夫立三祀曰族厲曰門曰行也鄭意以此及祭法俱是  
周禮有地者祭五無地者祭三按曲禮大夫祭五祀謂戶  
竈中雷門行以爲殷禮此大夫五祀爲有地大夫五祀之神  
又別者以曲禮天子諸侯大夫皆祭五祀更無等差故以月  
令五祀當之摠爲殷禮此文天子云祭天地諸侯云祭社稷  
大夫云祭五祀既別爲尊卑之差故以周法解之○注視視  
至之數○正義曰按夏傳云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  
山川視伯小者視子男鄭注云謂其牲幣粢盛邊豆爵獻之  
數非謂尊卑按周禮上公饗餼九牢殮五牢饗禮九獻豆四  
十侯伯饗餼七牢殮四牢饗禮七獻豆三十有二子男饗餼  
五牢殮三牢饗禮五獻豆二十有四又五等諸侯膳皆大牢  
祭亦大牢簋皆十有二祭四望山川用毳冕鄭注禮器五獻  
祭謂祭四望山川也又侯伯無別三公與子男同今此王制

云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則三公尊於諸侯夏傳云四瀆視諸侯其餘山川視伯小者視子男是伯與侯別今鄭注此視視其牲器又注夏傳謂其牲幣棗盛籩豆爵獻之數參驗上下並與周禮不同不可強解合之爲一此王制所陳多論夏殷之制夏傳所說又非周代之禮鄭之所注者當據異代法也此經云四瀆視諸侯夏傳視諸侯之下云其餘山川視伯小者視子男則此諸侯謂是侯爵者不得摠爲五等諸侯○注魯人至是也○正義曰知魯人祭泰山者以論語云季氏旅於泰山明魯君祭泰山季氏僭之也又公羊云三望祭泰山河海是魯祭泰山但泰山是齊魯之界故齊亦祭之是以禮器云齊人將有事於泰山必先有事於配林禮器又云晉人將有事於河必先有事於惡池是晉人祭河也○

天子諸侯祭因國之在其地而無主後者

謂

因之國先王先公有功德宜享世祀今絕無後爲之祭主者昔夏后氏郊鯀至杞爲夏後而更郊禹晉侯夢黃熊入國而祀夏郊此其禮也○僣古本反○**疏**天子至後者○正義曰能乃登反一本又作熊音雄○此一節論天子置都之所及諸侯所封之內皆因古昔先王先公所居之地今其地子孫絕滅而無主後者則天子諸侯祭此先王先公故云祭

因國之在其地而無主後者若天子因先公之後亦祭先公若諸侯因先王之後亦祭先王先王先公皆謂有德宜世祀者。注昔夏至禮也。正義曰按祭法夏后氏亦禘黃帝而郊。是夏郊。鯀云至杞爲夏後而更郊。禹者按禮運云杞之郊也。禹也是杞郊。禹也殷滅夏之時殷則不應郊。鯀必應封夏之後。但不知名杞以否。至周封夏後於杞。據禮運成文。故云杞更郊。禹也不廢殷時夏後已郊。禹也云。晉侯夢黃熊入國而祀夏郊者。按昭七年晉侯有疾夢黃熊入於寢門。于時子產聘晉。韓宣子問子產其何厲。鬼子產曰昔堯殛鯀于羽山。其神化爲黃熊。以入于羽淵。實爲夏郊。三代祀之。晉爲盟主。其或者未之祀也。韓子祀夏郊。晉侯有間如傳所云。夏后之時郊祭鯀以配天。至殷周之時鯀雖不配天。以其有功。列於羣祀。故云三代祀之。但春秋之時周衰禮廢。不能祀鯀。晉既爲盟主。當代天子祭羣神。羣祀傳之意義。謂晉當代天子攝羣神之祀。不謂因此國在地無主後者。今鄭引之以證祭無主後則謂鯀是夏家之先。晉居夏之舊地。鯀無主後故晉祀之。禮之與傳意少異。然夏後有杞而云無主後者。以杞不能祭鯀。故云無主後也。其黃熊之言稱入羽淵。按爾雅。鼈三足。能先師。或以爲黃熊。義或然也。

天子牲禘禘禘嘗禘烝

牲猶一也



裕合也天子諸侯之喪畢合先君之主於祖廟而祭之謂之裕後因以為常天子先裕而後時祭諸侯先時祭而後裕凡裕之歲春一禘而已不裕以物無成者不殷祭周改夏祭曰禘以禘為殷祭也魯禮三年喪畢而裕於大祖明年春禘於羣廟自爾之後五年而再殷祭一裕一禘。禘音特裕音洽。諸侯禘則不禘禘則

不嘗嘗則不烝烝則不禘。虞夏之制諸侯歲朝廢一時祭。朝直遙反。

諸侯禘牲。互明禘禘文。互禘一牲一裕。下天子也音戶又戶故反。

○下戶嫁反。嘗裕烝裕。疏。天子至烝裕。正義曰此一節論夏殷天子諸侯大祭及時祭

之事各隨文解之。○天子之祭當裕之歲以春物未成不為裕祭惟牲為時祭之禘故云牲禘夏秋冬之時先為裕祭後為時祭故云裕禘裕嘗。裕烝。注天子至一禘。正義曰按

文二年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公羊傳云大事者何大裕也按僖公三十三年十二月薨至文二年八月二十一日於禮

少四月未得喪畢是喪畢當裕諸侯既爾明天子亦然故云天子諸侯之喪畢合先君之主於祖廟而祭之謂之裕云後

用以為常者按禮緯三年一裕五年一禘故知每三年為一

禘祭是後因以爲常云天子先禘而後時祭者以經云禘禘  
禘嘗禘烝天子位尊故先爲大禮也云諸侯先時祭而後禘  
者以下文云諸侯嘗禘烝禘諸侯位卑取其漸備故先小禮  
後大禮此等皆因已前之制但不知幾年一禘禮緯云三年  
一禘五年一禘鄭云百王通義則虞夏及殷皆與周同禘亦  
三年爲一也皇氏取先儒之義以爲虞夏禘祭每年皆爲又  
云三時禘者謂夏秋冬或一時得禘則爲之不三時俱禘然  
按鄭云三年一禘五年一禘百王通義鄭又注此云春一禘  
而已不禘以物無成者不殷祭又禘禘志云王制記先王之  
法禘爲大祭禘於秋於夏於冬周公制禮祭不欲數如鄭此  
言則夏殷三時俱殷祭皇氏之說也云魯禮三年喪畢而禘  
於大祖者僖公以三十三年十二月薨文二年八月大事于  
大廟於禮少四月文公應合二年十二月而禘大祖廟也是  
新君即位之二年而云三年喪畢者通死君之年爲三年云  
明年春禘於羣廟者以僖公八年禘于大廟宣公八年辛巳  
有事于大廟有事禘也爲伯遂卒略言有事僖也宣也皆八  
年禘既五年一禘則後禘去前禘五年也前禘當三年今二  
年而禘故云明年春禘於羣廟按閔二年五月吉禘于莊公  
昭十五年禘于武宮昭二十五年將禘於襄公禘皆各就廟  
爲之故云羣廟云自爾之後五年而再殷祭者公羊傳文云

自爾者謂自三年禘羣廟之後每五年之內再爲殷祭故鄭  
禘禘志云閔公之喪僖二年禘僖六年禘僖八年禘凡三年  
喪畢新君二年爲禘新君三年爲禘皆禘在禘前閔公二年  
五月吉禘于莊公則禘當在吉禘之前故禘禘志云四月禘  
五月吉禘不議禘者慶父作亂國家多難故莊公既葬經不入  
庫門閔公早厭其亂故四月禘不議五月即禘比月而爲大  
祭又於禮少四月故書譏其速也鄭禘禘志云魯莊三十二  
年八月公薨閔二年五月吉禘時慶父殺子般之後公懼於  
難不得時葬葬則去首經於門外乃入務自尊成以厭其禍  
若已練然免喪又速二年四月夏則禘既禘又即以五月禘  
於其廟比月大祭故譏其速也閔公之服凡二十一月於禮  
少四月又不禘云吉禘譏其無恩也閔公以二年八月葬僖  
二年除喪始禘大廟明年禘於羣廟自此而後五年再殷祭  
六年禘故八年禘僖公以三十三年十二月薨至文二年七  
月間有閏積二十一月明月即禘經云八月丁卯大事于大  
廟躋僖公於文公之服亦少四月以其逆祀故特譏之文公  
十八年二月薨宣二年除喪而禘三年禘於羣廟自此之後  
亦五年再殷祭與僖同六年禘故八年禘昭十一年五月夫  
人齊歸薨十三年平丘之會歸不及禘冬公如晉昭十四年  
春歸乃禘故十五年春乃禘經云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至

十八年禘二十年禘二十三年禘昭二十五年禘于襄公也。此是鄭論魯之禘禘鄭又云明堂位曰魯王禮也。以此相推。况可知是鄭以天子之禮與魯同也。按穀梁傳以年數者不數閏而鄭數莊公及僖公之喪皆云通閏二十一月者鄭欲盛言日月闕少假令通閏止有二十一月耳。鄭於禘禘志除莊公之喪少四月而答趙商云於禮少六月者通禫月言之也。哀姜之喪僖三年乃除僖二年得除閏公喪而禘者以是喪祭雖在前喪之內亦得爲後喪之祭。故雜記云三年之喪則既顙其練祥皆行是也。此云三年喪畢禘於太祖廟明年春禘於羣廟按玄烏箋云三年既畢禘於其廟而後禘祭於太祖更有禘於其廟之文不同者謂練時遷主遷廟新死者當禘祭於其廟以安之故。密人云廟用脩注云謂始禘時左氏說禘謂既期之後然則禘於其廟在於練時而玄烏箋云喪三年既畢禘於其廟者鄭將練禘總就喪畢禘於太祖而言之其實禘廟在練時也。熊氏一說謂三年除喪特禘新死者於廟未知然否其禘禘大小鄭以公羊傳云大事者何大禘也。毀廟之主陳于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故爲大事若王肅張融孔晁皆以禘爲大禘爲小故王肅論引賈逵說吉禘於莊公禘者遷也。審遷昭穆遷主遷位孫居王父之處又引禘於太廟逸禮其昭尸穆尸其祝辭總稱孝子

孝孫則是父子並列逸禮又云皆升合於其祖所以劉歆賈  
遠鄭眾馬融等皆以爲然鄭不從者以公羊傳爲正逸禮不  
可用也又曾子問云七廟五廟無虛主虛主者惟天子崩與  
祫祭祝取羣廟之主明禘祭不取羣廟之主可知爾雅云禘  
大祭也謂比四時爲大也故孫炎等注爾雅云皆以禘爲五  
年一大祭若左氏說及杜元凱皆以禘爲三年一大祭在大  
祖之廟傳無祫矣然則祫即禘也取其序昭穆謂之禘取其  
合集羣祖謂之祫鄭康成祫禘及四時祭所以異者此祫謂  
祭於始祖之廟毀廟之主及未毀廟之主皆在始祖廟中始  
祖之主於西方東面始祖之子爲昭北方南面始祖之孫爲  
穆南方北面自此以下皆然從西爲上禘則太王王季以上  
遷主祭於后稷之廟其坐位乃與祫相似其文武以下遷主  
若穆之遷主祭於文王之廟文王東面穆主皆北面無昭主  
若昭之遷主祭於武王之廟武王東面其昭主皆南面無穆  
主又祭親廟四其四時之祭惟后稷文武及親四廟也○諸  
侯至不禘○禘則不禘者虞夏之制歲朝皆闕一時之祭也  
此從南方始也南方諸侯有禘祭竟夏來朝故闕夏禘故云  
禘則不禘也○禘則不嘗此西方諸侯秋來朝也行夏祭竟  
而秋來朝故不嘗也○嘗則不烝此北方諸侯冬來朝者也  
行秋祭竟而冬來朝故廢烝也烝則不禘此東方諸侯春來

朝者也。行冬祭竟而春來朝，故廢禘也。然各廢一時耳。餘三時皆祭也。今不從東方始而從南方始者，欲舉春禘得祭者爲始故也。○注虞夏至祭時。正義曰：此云虞夏之制者，雜明諸代不專殷。又此春禘而注云夏殷則知夏殷春祭俱名禘也。○諸侯至烝禘。○諸侯降於天子，故禘在禋上也。欲見先時祭故禘在禋上。○禘一禘一禘，一禘者言諸侯當在夏祭一禘之時，不爲禘祭。惟禘一禘而已。闕時祭也不云一禘而云禘一者，禘在禘前，與禘在禘前其義同。皆見先時祭也。○嘗禘烝禘者，謂諸侯先作時祭，烝嘗然後爲大祭之禘。故云嘗禘烝禘。鄭既云諸侯禘歲不禘，是諸侯當禘之歲法不作禘。而皇氏云諸侯夏時若禘則不禘。○天子社稷皆大牢。若禘則不禘，故違鄭注其義非也。

諸侯社稷皆少牢，大夫士宗廟之祭有田則

祭無田則薦。

有田者既祭又薦，新祭以首時薦以仲月。土薦牲用特豚，大夫以上用羔，所謂羔豚。

而祭百官皆足。詩曰：四之日其早獻羔祭韭。庶人春薦。

庶人春薦。

韭夏薦麥，秋薦黍，冬薦稻，韭以卵麥以魚黍。

以豚稻以鴈

庶人無常牲取與新物相宜而已。稻音盜。卵力管反。

祭天地之

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握賓客之牛角。尺

謂

長不出膚。繭字又作蠶。公典反。握厄角反。長丁丈反。膚方子反。

諸侯無故不殺牛

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庶人無

故不食珍。

故謂

疏。

天子至食珍。正義曰：此一節論天子諸侯祭用牲牢及庶人所薦之物。

各隨文解之。注有田者既餘。至祭韭。正義曰：知有田既祭又薦新者以月令天子祭廟又有薦新。故月令四月以彘嘗麥。先薦寢廟。又士喪禮有薦新。如朔奠謂有地之士大斂小斂以特牲而云薦新。故知既祭又薦新也。云祭以首時薦以仲月者。晏子春秋云：天子以下至士皆祭以首時。故禮記明堂位云：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大廟。周六月是夏四月也。又雜記云：七月而禘。獻子爲之也。譏其用七月。明當用六月是也。魯以孟月爲祭。魯王禮也。則天子亦然。大夫士無文從可知也。其周禮四仲祭者。因田獵而獻禽。非正祭也。服虔注桓公五年傳云：魯祭天以孟月祭宗廟以仲月。非鄭云。

也此薦以仲月謂大夫士也既以首時祭故薦用仲月若天  
于諸侯禮尊物熟則薦之不限孟仲季故月令孟夏薦麥孟  
秋薦黍季秋薦稻是也大夫既薦以仲月而服虔注昭元年  
傳祭人君用孟月人臣用仲月不同者非鄭義也南師解云  
祭以首時者謂大夫士也若得祭天者祭天以孟月祭宗廟  
以仲月其禘祭祭時祭亦用孟月其餘諸侯不得祭天者  
大祭及時祭皆用孟月既無明據未知孰是義得兩通故並  
存焉按春秋淵聖御旨八年正月己卯烝夏五月丁丑烝書  
者左氏見其瀆淵聖御名十四年八月乙亥嘗書以御廩災  
左氏公羊以爲不應嘗僖八年七月禘鄭以爲公會王人于  
洸故歸七月乃禘昭十五年二月禘于武宮者鄭禘禘志以  
十一年齊歸薨十五年喪終之禘不擇月定公八年冬十月  
順祀先公以陽虎作亂求福先公特爲此祭故不用常月此  
等皆不用孟月者以春秋亂世不能如禮故參差不一難以  
禮論也云士薦牲用特豚者按儀禮特牲是有地之士用特  
牲今無地之士薦宜取降不用成牲故用特豚云大夫以上  
用羔者以諸侯大夫有地祭者用少牢其無地薦者則用羔  
也言以上則包天子皆用羔也雖用羔天子諸侯亦用餘牲  
不皆用羔故月令以芻嘗麥以犬嘗豚云所謂羔豚而祭百  
官皆足者所謂是禮器文士薦而云百官者舉大夫以上而



言士之屬吏以衆言之亦曰百官故任厥間云天官司裘注  
 云士不大射士無臣祭無所擇此云百官皆足則有臣矣注  
 闕若曰此上下兼說之耳士雖無臣猶有屬官佐祭特牲饋  
 食云公有司私臣皆殺晉百官皆足抑謂此也引詩曰者是  
 而風七月之篇也云四之日謂周之四月夏之二月其朔旦  
 之時獻羔祭用非薦於廟引之者證薦用羔之義○注新物  
 相宜○正義曰言相宜者謂四時之間有此牲穀兩物俱有  
 故云相宜非謂氣味相宜其相宜者若牛宜稌羊宜黍之屬  
 是也○注握謂長不出膚○正義曰公羊傳曰膚寸而台鄭  
 注投壺禮云四指曰扶扶則膚也○注故謂祭饗○正義曰  
 按膳夫王日一舉鼎十有二物謂大牢也是周公制禮天子  
 日食大牢則諸侯日食少牢大夫日食特牲士日食特豚至  
 後世衰亂玉藻云天子食日少牢朔月大牢諸侯食日特牲  
 朔月少牢則知大夫食日特豚朔月特牲士日食無文朔月  
 特豚故丙則曰見于具視朔食注云天子大牢諸侯少牢大  
 九特豕士特豚是常食有限不得踰越故知謂祭也謂諸侯  
 祭以大牢得殺牛諸侯之大夫祭以少牢得殺羊天子大夫  
 祭亦得殺牛其諸侯及大夫饗食賓得用牛也故大行人掌  
 客諸侯待賓皆用牛也公食大夫禮大  
 大食賓禮亦用牛也故云謂祭饗也 ○庶羞不踰牲

祭以羊則不燕衣不踰祭服寢不踰廟疏注祭以牛肉爲羞

爲羞。正義曰按有司徹是少牢之祭云宰夫羞房中之羞注融食糝食內則云糝取牛羊豕之肉得用牛者祭既用少

半則糝亦不用牛○古者公田藉而不稅藉之言借也借民力

治公田美惡取於此不稅民之所自治也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則所云古者謂殷時

○燕伊見反藉在亦反稅式贅反借子夜反市廛而不稅廛市物邸舍稅其舍不稅其物○廛

有連反邸禮反關譏而不征譏異服識異言征亦稅也周禮國凶札則無門關之征猶譏

也○譏居宜反征本又作正音同注下皆同札側八反又音截林麓川澤以時入而

不禁麓山足也麓音鹿夫圭田無征夫猶治也征稅也孟子曰卿以下必有圭田治

圭田者不稅所以厚賢也此則周禮之疏古者至無征○論古者公田不稅及關市圭田無征之事各隨文解之○自古者以下至夫圭田無征並非周法故云古者其藉而不稅

士田以任近郊之地稅什一○圭音珪疏正義曰此一節

正謂殷時市廛而不稅以下或兼虞夏殷以言之。公田藉而不稅者謂民田之外別作公田一井之中凡有九夫中央一夫以爲公田藉之言借也。惟借入家之力以治此公田美惡取於此而不稅民之私田。市廛而不稅者廛謂公家邸舍使商人停物於中直稅其所舍之處價不稅其在市所賣之物市內空地曰廛城內空地曰肆。闕譏而不征者征稅也。關。京上門也。譏謂呵察公家但呵察非違不稅行人之物。此夏殷法周則有闕門之征但不知稅之輕重若凶年則無稅也。猶須譏禁禁謂防遏。林麓川澤以時入而不禁者以時入者。灋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謂民庶須有采取隨時而入官不限禁之。夫圭田無征者夫猶治也。畿內無公田故有圭田。鄉大夫士皆以治此圭田。公家不稅其物故云無征。必云圭者圭繫白也。言卿大夫德行繫白乃與之田。此殷禮也。殷政寬緩厚重賢人故不稅之。周則兼通土稅之故。注云周官之士田以任近郊之地稅什一。注藉之至殷時。正義曰治公田美惡取於此不稅民之所自治也者。按宣十五年初稅畝。傳云非禮謂稅民所自治爲非禮。明依禮惟取公田之物。故云美惡取於此。引孟子者。證三代稅法不同。按孟子滕文公問爲國於孟子。孟子對曰。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劉氏及皇氏皆云夏

時民多家得五十畝而貢五畝成時民稍稀家得七十畝而  
助七畝周時其民至稀家得百畝而徹十畝故云其實皆什  
一而云夏時人衆殷世人稀又一口之家惟得五十畝之地  
皆不近人情未知可否熊氏一說以爲夏政寬簡一夫之地  
惟稅五十畝殷政稍急一夫之地稅七十畝周政極煩夫  
之地稅皆遍稅所稅之中皆十而稅一故云其實皆什一此  
則計田雖不得什一理稍可通既古意難知故彼此俱載  
鄭注匠人云貢者自治其所受田貢其稅穀助者借民之力  
以治公田又使收斂焉夏則有貢無助殷則有助無貢鄭注  
匠人又云以載師職及司馬法論之周制畿內用夏之貢法  
稅夫無公田以詩春秋論語孟子論之周制邦國用殷之助  
法制公田不稅夫此三代所以別也云古者謂殷時者以春  
秋宣十五年云穀出不過藉藉謂借民力也此經亦云藉皆  
謂借民力也助官治田與殷七十而助相當故云古謂殷時  
鄭知周之畿內用夏貢法者按載師云以廩里任國中之地  
以場圃任園地以宅田士田賈田任近郊之地以官田牛田  
賞田牧田任遠郊之地以公邑之田任甸地以家邑之田任  
稍地以小都之田任縣地以大都之田任疆地鄭注云廩里  
邑居里矣廩民居之區域也宅田致仕者之家所受田也任  
田自鄉以下所受圭田也賈田在市賈人其家所受田也官

田庶人在官者其家所受田也牛田牧田畜牧者之家所受  
 田賞田者賞賜之田公邑謂六遂餘地天子使大夫治之家  
 邑大夫之采地小都鄉之采地大都公之采地載師又云園  
 廛二十而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  
 二又司馬云井十為通通為匹馬三十家士一人徒二人通  
 十為成成百井三百家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計一成  
 百井井有九家百井即九百家而云一成三百家者以此田  
 上中下除宮室塗巷三分之一自餘通率一家受二夫故一  
 成為三百家是一井九家為定無公田也故鄭云以載師職  
 及司馬法論之周制畿內用夏之貢法不稅夫者謂鄉遂及  
 公邑若采地即為井田稅夫與畿外同知畿外用助法者按  
 詩小雅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春秋宣十五年云初稅畝傳云  
 穀出不過藉論語云盍徹乎孟子云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  
 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是皆論公田之事故鄭云以詩春  
 秋論語孟子論之周制邦國用殷之助法制公田不稅夫然  
 然外諸侯雖立公田其實諸侯郊外亦用貢法故孟子云野  
 九夫之田而稅一即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故鄭云邦  
 國亦異外內耳但郊內地少郊外地多從多言之故云畿外  
 制公田不稅夫也凡賦法無過十一故孟子云輕於十一大  
 貉小貉重於十一大桀小桀十一而稅堯舜之道但周之畿

內有參差皆不同而言之十一若畿外先儒約孟子樂緯皆  
九夫爲井入家。共治公田八十畝已外二十畝以爲入家井  
竈廬舍是百畝之外別助是十外稅一郊外旣十外稅一郊  
內亦十外稅一假令治一夫之田得百一十碩粟而貢十碩  
是亦十外稅一也。劉氏以爲匠人注引孟子野九夫而稅一  
國中什一諸侯謂之徹者通其率以十一爲正則謂野九夫  
之田而稅一國中十一夫之田而稅一。是二十夫之田中而  
稅二計地言之。是十中稅一。若計夫實稅猶十外稅一。與先  
儒同也。但不知諸侯郊內十夫受十一夫之地若爲周制耳  
或畿外地寬也。一夫受百一十畝之地與畿內異也。注周  
禮至畿也。正義曰引周禮者證凶荒之時雖無征稅猶須  
畿禁禁謂防遏爲重其殷則雖無凶荒雖不賦稅猶須畿禁  
與周凶荒時同則門關有稅但不知稅之輕重。注麓山足  
正義曰按僖十四年沙鹿崩穀梁傳云林屬於山爲鹿鹿山  
足也。按鄭注大司徒云竹木曰林注瀆曰川水鍾曰澤林麓  
山澤之異也。注征稅至什一。正義曰載師云漆林之征  
二十而五又云凡在地國宅無征是正謂稅也。引孟子書者  
證鄉以下有圭田謂之圭者圭繫也言德行繫白也。而與之  
田殷所不稅者殷政寬厚重賢人周則稅之故鄭云此  
即周禮之七田以任近郊之地稅什一者載師文也。

○用

民之力歲不過三日

治宮室城郭道渠

疏

正義曰此一經前明以兼法此

則兼通周禮三日謂使民治城郭道渠年歲雖豐不得過三日自下皆然按周禮均人云豐年旬用三日中年旬用二日

無年旬用一日年歲不同雖豐不得過三日

○田里不粥墓地不請

皆受於公民不

得私也粥賣也請求也

疏

田里至不請。正義曰田地里邑既受之於公民不得粥賣冢墓之地公家所給族

葬有常不得輒請求餘處

○司空執度度地

司空冬官卿掌邦事者度丈尺也。度度

上如字下大洛反量也

居民山川沮澤時四時

觀寒煖燥濕謂萊沛。

沮將慮反沮沮如也煖乃管反又況表反下文同萊音來何胤云草所生曰萊庾云草也沛蒲具反何胤云水所生曰沛

何休注公羊傳云草棘曰沛

量地遠近

制邑井之處。處昌慮反

興事任力

事謂築邑廬宿市也

凡使民任老者之事食壯者

之食

寬其力饒其食。食壯音嗣只如字下則狀反

疏

司空至之食。正義曰此一節論司空居民并

任以事食之事言司空執度地者謂司空執丈尺之度以量度於地居處於民觀山川高下之宜沮澤浸潤之處又以時候此四時知其寒煖。注觀寒至萊沛。正義曰言觀寒煖解四時燥濕解山川沮澤燥謂山也濕謂川與沮澤謂萊沛者何。脣云沮澤下濕地也草所生爲萊水所生爲沛言沮地是有水草之處也。注制邑井之處。正義曰按小司徒云九夫爲井四井爲邑爲邑之處謂平原之地行沃之所堪造邑井即左傳所謂井衍沃也若山林藪澤則不堪邑井也。注事謂至市也。正義曰上云用民之力惟三日而已故注云治宮室城郭道渠此言與事言與則用力難重故云事謂築邑築邑則築城也又築廬之與宿及市按遺人云凡國野之道十里有廬三十里有宿五十里有市是也。凡使民任老者之事食壯者之食者。凡國家爲役之法老少功程不同老則功少壯則功多今使民之時雖役壯者限以老者之功程故曰任老者之事凡廩餼牲體壯者食多老者食少雖老者給以壯者之料故食壯者之食壯者從老者之功故注云寬其力老給壯。糧故云饒其食。

○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煖

燥濕

使其材盡在天地氣也。燥素老反。

廣谷大川異制

謂其形象

民生



其間者異俗

謂其所好惡。好惡上呼報反。下烏路反。

剛柔輕重遲速

異齊

謂其情性緩急。齊才細反。緩戶管反。

五味異和

謂香臭與鹹苦。和胡臥反。下

同臭尺

器械異制

謂作務之用。械戶戒反。何休注。公羊云。攻守之器曰械。鄭注。大傳云。禮

樂之器及兵甲也。郭璞三蒼解詁云。械器之總名。

衣服異宜

謂旃裘與絺経。絺音求。経初宜。反。経去逆反。

脩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

宜

教謂禮義。政謂刑禁。

中國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

不可

徙移之然。地氣使

東方曰夷。被髮文身。有不

火食者。南方曰蠻。雕題交趾。有不火食者

矣

雕謂刻其肌以丹青。涅之交趾足相。鄉然浴則同。川以。不火食地氣燠不為病。被皮義反。下同。雕本

又作彫。彫乃結反。相鄉許亮反。舜昌德反。

西方曰戎

克肌音。以涅乃結反。相鄉許亮反。舜昌德反。

被髮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

穴居有不粒食者矣

不粒食地氣寒少五穀衣於既反下同粒音立

中

國夷蠻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備器

其事雖異各自足

五方之民言語不通嗜欲不同達其

志通其欲東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

北方曰譯

皆俗間之名依其事類耳鞮之言知也今冀

丁兮反譯音亦間如字又問廁之間

疏

凡居至曰譯。正義曰此一節論中

之事各隨文解之。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燠燥濕者材謂

氣性材藝言五方之人其能各殊五者居處各須順其性氣

材藝使堪其地氣故盧植云能寒者使居寒能暑者使居暑

即其義也。注情性緩急。正義曰性謂稟性自然故孝經

說云性者生之質若木性則仁金性則義火性則禮水性則

信土性則知中庸云天命之謂性是賦命自然情者既有識

知心有奸惡當逐物而遷故有喜怒哀樂好惡此經云剛柔  
輕重遲速天生自然是性也而連言情者情是性之小別因  
性連言情者耳若指而言之則上文異俗是情也故注云謂  
其所好惡今經有剛柔輕重遲速六事而注惟云緩急者細  
別則有六大揔惟二剛輕速揔是急也柔重遲揔是緩也此  
大略而言人性不同亦有柔而躁者剛而遲者故尚書云臯  
陶行有九德是也。注謂作務之用。正義曰作務之用者  
謂民之作務所用五方不同故考工記若粵之用鈔胡之用  
弓車故云器械異制器謂揔用之器械謂兵器故公羊傳何  
休云攻守之器曰械。脩其至其宜。俗謂民之風俗宜謂  
土地器物所宜教謂禮義教化政謂政令施爲言脩此教化  
之時當隨其風俗故云不易其俗。齊其政者謂齊其政令  
之事當逐物之所宜故云不易其宜教主教化故注云教謂  
禮義政主政令故注云政謂刑禁也。中國至曰諱。正義  
曰從此以下至北方曰譯摠論四夷中國之異。中國戎夷  
五方之民者舉戎夷則蠻狄可知五方之民者謂中國與四  
夷也。文身者謂以丹青文飾其身。有不火食者以其地  
氣多燠雖不火食不爲害也言有不火食者亦有火食者。  
彫題交趾者彫謂刻也題謂額也謂以丹青彫刻其額非惟  
彫額亦文身也故仲雍居吳越左傳云斷髮文身趾足也言

蠻臥時頭嚮外而足在內而相交故云交趾不云被髮者髮斷故也。衣皮有不粒食者矣者以無絲麻惟食禽獸故衣皮地氣寒少五穀故有不粒食者。衣羽毛於穴居者東北方多鳥故衣羽正北多羊故衣毛凝寒至盛林木又少故穴居其有不粒食者與西戎同。中國夷蠻戎狄皆有安居者言中國與四夷雖異各有所安之居。和味宜服利用備器者言中國與四夷皆有所和之味所宜之服所利之用所備之器其事雖異各自充足。五方之民言語不通嗜欲不同者以水土各異故言語不通好惡殊別故嗜欲不同。達其志通其欲者謂帝王立此傳語之人曉達五方之志通傳五方之欲使相領解其通傳東方之語官謂之曰寄言傳寄外內言語通傳南方語官謂之曰象者言放象外內之言其通傳西方語官謂之曰狄鞮者鞮知也謂通傳夷狄之語與中國相知其通傳北方語官謂之曰譯者譯陳也謂陳說外內之言東方謂之夷者風俗通云東方人好生萬物無觸地而出夷者舩也其類有九依東夷傳九種。一曰玄菟二曰樂浪三曰高驪四曰滿飾五曰烏夷六曰索家七曰東屠八曰倭人九曰天鄙南方曰蠻者風俗通云君臣同川而浴極爲簡慢蠻者慢也其類有八李巡注爾雅云一曰天竺二曰咳首三曰焦僥四曰跋踵五曰穿胷六曰儋耳七曰狗軻八曰旁春

西方曰戎者風俗通云斬伐殺生不得其中戎者兇也其類有六李巡注爾雅云一曰僥夷二曰戎夷三曰老白四曰耆羌五曰鼻息六曰天剛北方曰狄者風俗通云父子嫂叔同允無別狄者辟也其行邪僻其類有五李巡注爾雅云一曰月支二曰穉狶三曰匈奴四曰單于五曰白屋。注彫文至爲病。正義曰按漢書地理志文越俗斷髮文身以辟蛟龍之害故刻其肌以丹青涅之以東方南方皆近於海故俱文身云洛則同川臥則僻者言首在外而足相鄉內故典瑞注云僻而同邸正本直云臥則僻無同字俗本有同字誤也。注皆俗至鞮者。正義曰言奇象狄鞮譯皆是四夷與中國皆俗間之名也云依其事類耳者。中國通傳之人各依其當方事之比類而言說之即寄者寄付東方之言象者象似南方之言是依其事類者也云今冀部有言狄鞮者。今日之言必有從於古欲證古有狄鞮之言鞮與知聲相近故鞮爲知也。

凡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

民居必參相得也

得猶足也。度太洛反參七南反

無曠土無

游民食節事時民咸安其居樂事勸功尊君

親上然後興學

立小學大學。咸行。城反。樂音岳。又音洛。

疏

凡居至興學正義曰此一

節論居民與地相得及食節事時勸功尊君立學之事。食節謂食得其節事時謂事得其時樂事謂民樂悅事務勸功謂勉勵立功尊君謂臣民尊君親上謂在下親愛長上民富而可教謂民事既得如此然後可得興學也

附釋音禮記注疏卷第十二



清江先生周重華  
南唐中興建德中統

士丹蓋而下...  
江西南昌府學棗

禮記注疏卷十二校勘記

阮元撰盧宣句摘錄

附釋音禮記注疏卷第十二

惠棟校宋本禮記正義卷第十二

王制

天子將出節

類乎上帝

閩監毛本同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釋文本類作禩

天子至乎禩

惠棟校宋本無此五字

先應反主祖廟故也

閩監毛本同惠棟校宋本反下有行字考文引宋板反上有行字案

惠棟校不誤

類者於其正禮而爲之

閩監毛本同惠棟校宋本於作依齊召南云小宗伯注類者依

其正禮而爲之依字訛於遂不可解



是宜爲祭名也

閩監本同毛本名誤義衛氏集說亦作是宜爲祭名

天子無事與諸侯相見節

天子至天子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此一節論諸侯朝天子

閩監本同衛氏集說同毛本一節誤天子

朱中鼻寸

閩監毛本作朱此本朱誤未

三璋之勺形如圭瓚

考文引宋板同閩監毛本三作二字按作二與考工記注不合

天子命之教節

天子曰辟廱

閩監毛本同石經同皆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陳澹集說作辟雍考文引古本同石經考

文提要云宋大字本宋本九經南朱巾箱本余仁仲本劉叔剛本禮記集言俱作廱

天子至類宮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遠郊上公五十里

閩監毛本作上此本上誤止

小學在四郊下文具也

閩監毛本四改西衛氏集說同

土離水之外圍如璧

惠棟校宋本土上有築字衛氏集說同離作廡閩監毛本土誤王無

築字離作廡

是政教治理之事

閩監毛本作政此本政誤故

王在靈沼

閩監毛本如此此本在字重誤也

天子將出征節

定兵謀也

閩監毛本作也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此本也誤反

以訊誠告

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石經訊作許釋文出以許云本又作許音信注同案作許始與許字形相涉而訛

天子至餞告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按釋天云

惠棟按宋本作天衛氏集說同此本天誤奠  
闕監毛本同

及舜之攝位亦類于上帝

闕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于  
作乎是也

亦比類正禮而爲之

闕監毛本作比此本比誤此

春入學舍采合舞

闕本亦作采與周禮大司合此本采  
誤末監毛本作菜衛氏集說同

天子諸侯無事節

諸侯不掩羣

闕監毛本同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  
說同正義同釋文出不掩云本又作掩考文引

古本亦作掩

下謂弊之

闕監毛本作弊嘉靖本同岳本同衛氏集說同  
此本弊作幣

天子至覆巢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故穀梁淵聖御名四年

閩本同惟故字作按考文作故  
監本毛本作穀梁桓四年衛氏

集說同下同

次殺射髀幣

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毛本幣作幣衛氏集  
說同。按穀梁注作幣幣字見埤蒼說文

作幣从骨各聲乃幣之本字

射左髀達於右髀

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同浦鏗云髀  
詩傳作髀釋文云餘繞反疏謂水廉

也。有說詳公羊桓四年按勘記

當以注爲正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注上有此字

言守取之無所擇也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所作強  
○按周禮注作所賈景伯疏同

天子四時田獵皆得圍

閩監毛本如此此本皆得圍三  
字模糊

下謂弊之者

閩監毛本作弊此本弊誤幣下則弊之同

注云以旗者 閩監毛本作以此本以誤小

注佐車駟逆之車 閩監毛本駟作駟下同

時名不同也 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同惠棟校宋本名作各是也

按說文曰昆同也 閩監毛本同惠棟校宋本昆作蝮

### 冢宰制國用節

用地小大 閩本惠棟校宋本石經宋監本岳本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監毛本小大二字倒石經考文提要云

宋大字本宋本九經南宋巾箱本余仁仲本劉叔剛本至善堂九經本皆作小大

視年之豐耗 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石經耗作耗宋監本同釋文同石經考文提要引

宋大字本同。按作耗是也耗者乏無之謂

當有九年之蓄 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釋文出之畜云後皆同

筭今年一歲經用之數

閩監本同岳本同嘉靖本衛氏集說同毛本筭作算

民無食菜之飢色

閩監毛本同岳本同衛氏集說同嘉靖本飢作饑

天子乃日與以樂以食

惠棟按宋本無上以字岳本宋監本嘉靖本同考文引足利本同閩

監毛本下以改首衛氏集說同

冢宰至以樂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每年之率入物分爲四分

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毛本物作均

三分而當年所用

閩監毛本而作爲衛氏集說同

大略有閏月十三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三作二是也衛氏集說同

故惟有九年之蓄是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是作也衛氏集說同

捐其數

閩監毛本數作藪衛氏集說同。按作數與考工記同

指其繩體則謂之紼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毛本指誤繩也

則宗廟四時常祀

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毛本常誤當衛氏集說亦作常

次六百歲陰五謂水五年

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毛本二字皆作三是也

其災歲兩個

閩監本个作箇毛本作個下同

天子七日而殯節

喪不貳事

閩監本同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毛本事誤車考文引宋板古本足利本作事

天子至不祭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此記者許以降二爲差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許作皆

今左氏云踰月於義左氏爲短

閩監本同毛本今誤會於誤爲考文引宋板作

令

皆數往月往日

惠棟按宋本作往監本作死非

及大夫之踰月也

閩監毛本同盧文弨云及當是乃

易下邳傳其容說

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傳其作傳甘  
閩本其字闕盧文弨云傳其當作侍

其覆姓也宋板作廿更誤

我先君簡公在楚

閩監毛本作先此本先誤死

庶人至貳事

閩監毛本有事字此本事字脫

不須顯異

閩監毛本作不此本不誤本

餘居喪之外不供他事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餘作  
除

知縣封當爲縣寔者

惠棟按宋本閩監毛本作寔此本  
寔誤穿



吾不汲汲葬其親

閩監毛本吾作言是也

不可行事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不上有兩字

則在廟未發之時

閩監毛本作廟衛氏集說同此本廟字闕

是周禮冢人文

毛本作冢閩監本冢作塚此本冢誤處

上貳是副二之貳

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同惠棟按宋本二作貳

謂除服之後吉祭之時

閩監毛本如此衛氏集說同此本除誤際吉誤告

卒哭成事

附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同惠棟按宋本附下卒哭成事附皆少字同

喪祭尙爾

同閩監毛本作尙衛氏集說同此本尙作尙閩本

是一時之言

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同惠棟按宋本言作事

天子七廟節

天子至於寢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故漢侍中盧植說文云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無文

禮器天子七廟堂七尺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下七作九與禮器合

故莊三年公羊傳云

監毛本作傳此本傳誤庸閩本傳字闕盧文弨云傳當作經

天子諸侯宗廟之祭節

天子至地者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論夏殷天子諸侯大夫四時祭宗廟

閩監毛本作時此本時誤命

是禘爲殷祭

惠棟按宋本同衛氏集說同閩監毛本祭誤制

今鄭注此視視其牲器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此下有云字續通解同

以韻句也

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作以韻衛氏集說同閩本韵字闕

是晉人祭河也

惠棟按宋本此下標禮記正義卷第十七終記云凡二十二頁

天子諸侯祭因國節

惠棟按宋本自此節起至凡居民量地節止爲第十八卷卷首

題禮記正義卷第十八

昔夏后氏郊鯀

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惠棟按宋本鯀作魼釋文同○按廣韻

云禹父鯀尚書本作鯀段玉裁云鯀乃鯀之譌字

晉侯夢黃熊入國

監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毛本熊作能閩本熊字闕釋文出黃熊

云本又作熊○按段玉裁云凡左傳國語中黃熊字後人皆改爲黃熊非也

天子至後者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夏后氏亦禘黃帝而郊鯀是夏郊魼

監毛本魼作鯀閩本魼字模糊按五

經文字鯀或作魼是鯀魼本一字此注字旣作魼故疏用法文亦作魼其非用注文則作鯀故疏中惟此一字

作鮫諸本不達此旨凡疏中皆改作鯨并注中之鮫亦改從鯨失其意矣

但不知名祀以否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以作與衛氏集說同

鼈三足能

毛本同惠棟按宋本能字同而能上又有爲字閩監本能誤熊無爲字是也

天子牲酌節

禘一牲一禘

閩監毛本作禘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此本禘誤洽

天子至烝禘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故云禘禘禘嘗禘烝

閩監毛本作嘗衛氏集說同此本嘗誤禘

丁卯大事于大廟

閩監毛本作大廟此本誤天廟

皇氏之說也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說下有非字衛氏集說同

云魯禮三年喪畢

閩毛本同監本畢誤畢

以此相推兄可知閩監毛本作况此本况作兄○按段玉裁云古矧兄比兄字皆用兄後乃用况字又其後改作况非也

是鄭以天子之禮與魯同也

惠棟按宋本作同此本同誤閩監毛本同

哀姜之喪僖三年乃除

惠棟按宋本作姜此本姜誤公閩監本同毛本哀姜作閔公尤

誤

三年之喪則既顛

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毛本顛誤顛

故王肅論引賈逵說

閩監毛本作逵此本逵誤逵

審遞昭穆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遞作諦

皆升台於其祖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其作大

南方諸侯春禘祭竟

閩監毛本作春此本春誤有

欲見先時祭

惠棟按宋本作欲此本欲字模糊閩監毛本欲作此

法不作禘

惠棟按宋本作作禘此本作禘二字模糊閩監毛本作重禘按重字非也

天子社稷皆大牢節

惠棟按云天子節庶羞節宋本合爲一節

所謂羔豚而祭

閩監毛本作豚岳本司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此本豚字闕

四之日其早

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早作蚤

稻以鴈

閩監本同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毛本鴈作雁

庶人無故不食珍

閩監毛本作珍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此本珍誤珍

故謂祭饗

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饗作享

天子至食珍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注有田者既祭至祭非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無者既祭三字

故禮記明堂位云

惠棟按宋本作位此本位誤泣閩監毛本改泣爲注亦非

譏其用七月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譏作議

非鄭云也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云作義是也

按春秋桓八年

監毛本作桓此本桓作淵聖御名閩本同下桓十四年同

汜閣荅曰

惠棟按宋本作汜此本汜誤記閩監毛本同考文引宋板閣作閣浦鐘從月令疏按亦改

記作汜。按浦鐘是也通典引亦作汜閣

公有司私臣皆殺脊

閩監毛本作殺此本殺誤殺

故知謂祭也

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祭下有享字

其諸侯及大夫饗食賓得用牛也

閩監毛本同毛本賓作實考文引宋板作賓

庶羞不踰牲節

庶羞不踰牲

閩監同毛

本同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本踰誤用考文引宋板作踰

醢食糝食

醢

本同惠棟按宋本同衛氏集說同監毛本誤馳考文引宋板馳作配與惠按不同此

考文之誤也

古者公田節

古者至無征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並非周法

惠棟

按宋本作並衛氏集說同此本並誤若

或兼虞夏以言之

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毛本無作殷衛氏集說作或兼虞夏殷言之無

以字

關竟上門也

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毛本竟作境衛氏集說同

此夏殷法

閩監毛本作殷衛氏集說同此本殷誤於



猶須譏禁

閩監毛本作猶此本猶誤酒

獮祭魚

閩監毛本作獮此本獮誤稅

圭潔白也

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毛本潔作潔衛氏集說同下同

故注云周官之士田

閩監毛本官作禮

治公田美惡取於此

閩監毛本作美此本美字模糊

此則計田雖不得什一

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毛本計誤井考文引宋板井作圭非也

又鄭注匠人云

惠棟按宋本作鄭注此本鄭注誤葬匠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作案鄭注匠人

云

稅夫無公田

惠棟按宋本作夫衛氏集說同此本夫字殘闕閩本同監毛本夫作去誤

制公田不稅夫

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毛本制誤推衛氏集說同

以春秋宣十五年云

閩監毛本作宣衛氏集說同此本宣誤享

以大都之田

任疆地

惠棟按宋本同是也閩監毛本疆作疆衛氏集說同

塵邑居里矣

閩本同惠棟按宋本同監毛本居里二字制衛氏集說同盧文弨云宋本周禮注亦

作邑居里

又司馬云

閩監毛本同浦鏜云司馬下當脫法字

通爲匹馬

惠棟按宋本作匹此本匹誤四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同

以此田上中下

閩監毛本作此衛氏集說同此本此誤世

然畿外諸侯雖立公田

惠棟按宋本作畿衛氏集說同此本畿誤郊閩監毛本同

其實諸侯郊外亦用貢法

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同惠棟按宋本外作內

九夫之田而稅一

閩本同惠棟按宋本同衛氏集說同監毛本九誤大

邦國亦異外內耳

闕監毛本如此衛氏集說同此本國亦誤即齊

大貉小貉

闕監本如此此本二貉字模糊毛本誤大貉小貉

皆九夫爲井八家共治公田八十畝

闕監本同考文引宋板同毛本夫誤

家共誤其

但不知諸侯郊內十夫

闕監毛本作夫此本夫誤大

若爲周制耳

監毛本作周此本周誤保闕本此字闕考文引宋板周作

注麓山足

闕監毛本足下有也字

水鍾曰澤

惠棟按宋本作鍾與周禮大司農注合衛氏集說同此本鍾作鐘闕監毛本同

林麓川澤之異也

惠棟按宋本作川衛氏集說同此本川誤山闕監毛本同

是征謂稅也

惠棟按宋本作征此本征誤正闕監毛本同

殷政寬厚

閩監毛本作厚此本厚誤厚

用民之力節

年歲雖豐

閩監毛本作豐此本豐誤豐下同

田里不弼節

田里至不請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司空執度地節

沮謂兼沛

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釋文出沛也是釋文本沛下有也字考文引古本

同

司空至之食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論司空居民并任以事食之事

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同惠棟按宋本并作井

言沮地

閩監毛本如此此本沮地誤祖也

堪造邑井

惠棟按宋本作造此本造誤達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同

則用力難重

閩監毛本作難此本難誤雖

按遺人云

閩監毛本作遺此本遺誤貴

凡國野之道

惠棟按宋本作野衛氏集說同此本野誤則閩監毛本野誤家

老者食少

閩監毛本作者衛氏集說同此本者誤之

老給壯糧

惠棟按宋本作糧此本糧誤者閩監毛本同

凡居民財節

必因天地寒煖燥濕

閩本同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監毛本濕作溼○按依說文當作溼漢詁多以濕爲燥溼字

使其材藝堪地氣也

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惠棟按宋本藝作缺宋監本

同

謂其情性緩急

惠棟按宋本宋監本岳本嘉靖本同閩監毛本情性二字倒衛氏集說同

謂旃裘與絺綌

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釋文同惠棟按宋本旃作氈宋監本同

按氈正字旃假借字

卧則儼

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考文引古本足利本儼上有同字正義云正本直云卧

則儼足無同字俗本有同字誤也

衣羽毛

閩監毛本同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惠棟按宋本羽毛二字倒

凡居至曰譚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此一節論中國及四夷

閩監毛本如此此本中字誤移入下行此下六行行末一字遞

移至七行水性則信則誤經而止閩監毛本不誤

各須順其性氣材藝

閩監毛本作藝衛氏集說司此本藝作執

從此以下至北方曰

譯惠棟按宋本作從此本從誤後閩監毛本後改自

雖不火食

閩監毛本作雖此本雖誤知

非惟彫額

閩監本同毛本額誤刻考文引宋本作額

衣羽毛穴居者

惠棟按宋本如此此本毛下行於字閩監毛本同

林木又少

閩監毛本作本此本木誤本

依東夷傳九種

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同段玉裁據後漢書九種下補曰賦夷于夷方夷黃夷

白夷赤夷元夷風夷陽夷李迥注爾雅云共二十五字而後接一曰元菟句虛文昭依爾雅疏增作依東夷傳夷有九種曰賦夷于夷方夷黃夷白夷赤夷元夷風夷陽夷又共增二十二字

三曰高驪

闕監毛本同衛氏集說同惠棟按宋本驪作麗

一曰天竺

闕本同監毛本竺作竺是也衛氏集說同

二曰咳首

闕監毛本同衛氏集說同惠棟按宋本首作老

四曰跋踵

闕本同惠棟按宋本同監毛本跋作跋衛氏集說同

八曰旁春

闕監毛本同衛氏集說同惠棟按宋本旁作韋盧文弼云韋亦譌皇侃論語疏作旁脊

戎者兇也

闕監毛本同衛氏集說同惠棟按宋本也作戎

二曰戎央

闕本同考文引宋板同監毛本央作夷衛氏集說同盧文弼云戎夷紺珠作戎夫皇疏作

依貊爾雅疏作戎夷

四曰單于

段玉裁按本單作單

正本直云

闕監毛本同浦鑑按云正疑定字謄



臥則儼無同字

闕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儼下有足字

是依其事類者也

闕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無者字

凡居民量地節

凡居至興學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附釋音禮記注疏卷第十二終

惠棟按宋本禮記正義卷第十二終記云凡十五頁

禮記注疏卷十二按勘記

附釋音禮記注疏卷第十三

禮記注疏卷第十三

王制

鄭氏注

孔穎達疏

司徒脩六禮以節民性明七教以興民德齊  
八政以防淫一道德以同俗養耆老以致孝  
恤孤獨以逮不足上賢以崇德簡不肖以絀

惡

司徒地官卿掌邦教者逮及也簡差擇也○防本又作坊音同恤辛律反逮音代又大計反肖音笑絀勅律反

命鄉簡不帥教者以告

帥循也不循教謂敖很不孝弟者司徒使鄉簡擇以告者

鄉屬司徒○帥音率循音巡敖本又作傲同五報反很胡墨反弟大計反本又作悌

耆老皆朝于

庠元日習射上功習鄉上齒大司徒帥國之

俊士與執事焉

將習禮以化之使之觀焉耆老致仕及鄉中老賢者朝猶會也此庠謂鄉學也

鄉謂飲酒也。鄉禮春秋射國蜡而飲酒養。○朝首遙反。庠音祥與音預。蜡仕詐反。不變命國之

右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左。命國之左鄉簡不

帥教者移之右。如初禮。中年考校而又不變使轉徙其居覲其見新人有所化也。

亦復習禮於鄉學使之觀焉。○覲音冀復扶又反。下又復復移復與同。不變移之郊如初

禮。郊鄉界之外者也。稍出遠之後中年又爲之習禮於郊學。○爲于僞反。下爲親爲爲其大亦爲皆同。不

變移之遂如初禮。遠郊之外曰遂。遂大夫掌之。又中

之學不變屏之遠。方終身不齒。遠方九州之外齒猶錄也。命鄉

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移居於司徒也。秀士鄉大夫所考有德行道藝者。

選宜戀反。下皆可行下孟反。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

曰俊士。可使習禮者學大學。升於司徒者不征於鄉。升於

學者不征於司徒曰造士

不征不給其繇役造成也。能習禮則爲成士。給音

急徭本又

樂正崇四術立四教

樂正樂官之長掌國子之教虞書曰夔命

汝典樂教習子崇高也高尚其術以作教也幼者教之於小

學長者教之於大學尙書傳曰年十五始入小學十八入大

學○樂音岳長丁丈反下

同夔求龜反命女音汝○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

士順此四術而教

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

書

春夏陽也詩樂者聲聲亦陽也秋冬陰也書禮者事事亦陰也互言之者皆以其術相成○夏戶嫁反注及下

在夏

王大子王子羣后之天子卿大夫元士

之適子國之俊選皆造焉

皆以四術成之王子王庶子也羣后公及諸

侯○適丁歷反下注同

造才早反徐七到反○凡入學以齒

皆以長幼受

將

出學小胥大胥小樂正簡不帥教者以告于

大樂正大樂正以告于王

此所簡者謂王太子王子

之適子大胥小胥皆樂官屬也出學謂九年大成學止也○胥息諡反又息呂反下同○

王命三公

九卿大夫元士皆入學不變王親視學

亦謂使習禮以

化之不變王又親爲之臨視重棄賢者子孫此習禮皆於大學也○

不變王三日不舉

去食樂重弁人○去丘呂反○

屏之遠方西方曰棘東方曰寄

終身不齒

棘當熨熨之言偏使之偏寄於夷戎不屏於南北爲其大遠○屏必郢反棘依法音熨又

作熨蒲北反偏也偏彼力反大音太舊他佐反

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

告于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

移名於司馬司馬夏官卿掌邦政者進士

可進受爵祿也

疏司徒至進士○正義曰此一節論司徒脩禮明教上賢黜惡教學升進之事各隨文解之○脩

六禮以節民性者六禮謂冠一昏二喪三祭四鄉五相見六性稟性自然剛柔輕重遲速之屬恐其失中故以六禮而節

其性也。○明七教以興民德者七教即父子一兄弟二夫婦三君臣四長幼五朋友六賓客七也德者得也恐人不得其所故以七教以興舉其民使之皆得其所也此六禮七教並是殷禮周則五禮十二教也齊入政以防淫者八政一曰飲食二曰衣服三曰事爲四曰異別五曰度六曰量七曰數八曰制淫謂過奢侈故以入政禁令之事以防淫淫過之失貴賤同有故不云民淫。○一道德以同俗者道履蹈而行謂齊一所行之道以同國之風俗敬養耆老所以致恭孝之心哀恤孤獨所以逮及不足謂以恩惠逮及之不足則孤獨者也尊上賢人所以崇莫有德簡去不肖所以黜退惡人從司徒以下至升諸司馬曰進士皆是司徒所掌教之事既云上賢崇德簡不肖黜惡揔之於此從命鄉簡不帥教者至終身不齒論緇惡之事謂鄉人入學不帥師教屏退緇除也自命鄉論至曰造士論崇德之事謂鄉人入學德業有成升名進於司徒又鄉人所學須有經術自樂正崇四術至詩書明所習業之事非惟鄉人所教如此王子公卿之子亦當須教其不肖者亦當退之自王太子以下至終身不齒論教王子等屏退之事但鄉人既卑節級升之故爲選士俊士至於造士若王子與公卿之子本位既尊不須積漸學業既成即爲造士於是大樂正之官揔論鄉人造士及王子等造士以告於王

升諸司馬故云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於王而升諸司  
馬曰進士是揔包鄉人及王子及公卿之子學業成者。注  
帥循至相從。正義曰帥循也。爾雅釋詁文云鄉屬司徒者  
六鄉大夫皆司徒統領。周禮鄉皆屬地官是鄉屬司徒也。  
耆老至事焉。司徒命此鄉學簡擇不帥教者以告司徒司  
徒乃命鄉內耆老皆聚會於鄉學之庠乃擇善日於鄉學內  
爲此不帥教之人冒其射禮中者在上故云上齒欲使不帥教之人  
冒此鄉飲酒之禮令老者居上故云上齒欲使不帥教之人  
觀其上功自勵爲功觀其上齒則知尊敬長老矣司徒帥領  
國之英俊之士與在鄉射飲酒執行事焉使俊士與之以爲  
榮惡者慕之而自勵此言國之俊士則非惟鄉內之人。注  
耆老至養老。正義曰揔言耆老其數則衆故知致仕及鄉  
中老賢致仕則書傳略說云大夫爲父師士爲少師是也鄉  
中老賢謂鄉人不仕年老者有德行者故鄉飲酒云以告于先  
生君子可也。注云先生鄉中致仕者君子國中。有盛德者云  
朝猶會也者恐有朝王之嫌故云朝猶會也。此庠謂鄉學  
也者以冒射上功在州學習鄉上齒在黨學恐此是州黨之  
學故云庠鄉學也。謂初時耆老聚會於庠學乃擇元日就州  
學習射就黨學上齒冒射習鄉各在一處則不得同日也。云  
鄉謂飲酒也者言經中習鄉謂飲酒者此鄉既有上齒之文

故知謂鄉飲酒也云鄉禮春秋射者按州長職云春秋而射于州序然則射在州序而云鄉射禮者州屬於鄉雖在州序亦得謂之鄉或可鄉居此州更不立州學若州之有事則就鄉學是鄉學得爲射也云鄉禮春秋射者解習射之處也云國蜡而飲酒養老者周之十二月國家蜡祭之時黨正鄉飲酒而養老按黨正云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以正齒位知此經習鄉非正月鄉學飲酒者以鄉學飲酒無正齒位之事此云上齒按黨正職云壹命齒于鄉里再命齒于父族三命而不齒又禮記鄉飲酒義云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故解此鄉爲黨正飲酒謂之鄉者黨鄉之屬故云鄉也或鄉之所居之黨不別立黨學黨之正齒位就鄉學爲之亦謂之飲酒○注中年至觀焉○正義曰按學記一年視離經辨志三年視敬業樂羣五年視博習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謂之小成九年知類通達上云命鄉簡不帥教者謂初入學一年之終簡不帥教敖很之人爲之習射習鄉此注云中年考校而又不變中猶間也謂間一年而考校之時不變者右鄉者移左左鄉者移右下云不變移之郊者謂五年之時更簡不帥教者故注云中年又爲之習禮問四年之下一年也下云不變移之遂者謂七年之時故注云又中年移之遂間六年之下一年也下云不變屏之遠方者謂九年之時



鄭注不云間年者以九年限極不須云間年也云亦復習禮  
 於鄉學者習禮謂習射上功習鄉上齒故經云如初○注郊  
 鄉至郊學○正義曰此郊謂近郊也以遠郊之內六鄉居之  
 若鄉民近國城及國內之人其學在國中或在公宮之右或  
 在公宮之左故前云右鄉若鄉人遠國城在近郊之外者則  
 學在近郊其習禮亦鄉大夫臨之○注遠郊至之學○正義  
 曰核司馬法曰百里郊二百里野遂人云掌邦之野既二  
 里為野遂之所居故知遠郊之外云遂大夫掌之者謂遂大  
 夫掌所職二百里中也且此不帥教者移之在遂不應鄉大  
 夫臨之故亦遂大夫掌之遂大夫亦帥國之俊選於遂學而  
 行禮也但六鄉州學主射黨學主正齒位遂則縣與州同鄙與  
 黨同未知縣正主射鄙師主正齒位以否亦應與鄉不異但  
 周禮不備耳但縣鄙皆屬於遂雖各立學摠曰遂學或遂之  
 所居縣鄙不立縣鄙之學有事則在遂學與鄉同○注遠方  
 至錄也○正義曰九州之外於周則夷鎮蕃也蓋隨罪之輕  
 重而為遠近之差若王子公鄉之子雖屏夷狄但居夷狄之  
 內時故下注云不屏於南北為其大遠明鄉人則屏於南北  
 也齒猶錄也者按文王世子云古者謂年齒齒亦齡也以年  
 和次是錄其長幼故云齒猶錄也○注移名至藝者○正義  
 曰大司徒之官命鄉大夫論量考校此鄉學之人有秀異之

士者升於司徒先名惟在鄉今移名於司徒謂錄名進在司徒其身猶在鄉學云秀士鄉大夫所考有德行道藝者謂鄉大夫考此鄉學之人有德行道藝者德行謂孝友之徒道藝謂多才藝此惟升名司徒未即貢舉入官也按鄉大夫云三年則大比攷其德行道藝而與賢者能者謂鄉人有能有賢者以鄉飲酒之禮與之獻賢能之書於王名則升於天府身則任以官爵則下文云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於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彼據鄉人故三年一舉此據學耆故中年考試殷周同也熊氏以爲此中年舉者爲殷禮鄉大夫三年舉者周法其義非也○注可使至大學○正義曰按內則云二十而冠始學禮此升於大學曰俊士之人年以二十故可使習禮云學大學者按尙書周傳云王子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十三入小學二十八入大學又書傳略說餘子十五入小學十八入大學其鄉人當與餘子同故知二十冒禮之時在學也此升於學者謂身升於大學非惟升名而已○注不征至成士○正義曰征謂力役故云不給繇役此繇役者供學及司徒細碎之繇役也上交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者雖升名司徒猶給鄉之繇役以藝業未成次云司徒論選上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者身雖升學亦以學未成猶給司徒繇役若其學業旣成免其繇役定本云升之學無大

字升諸司徒則不征於鄉升之於學則不征於司徒皆免其  
 繇役者是為造成之士云能習禮則為成士者以二十習禮  
 禮以立身故為成士然習禮必年二十後書傳適子二十八  
 大學餘子十八入大學然則升名司徒未入大學已能習禮  
 為造士者二十習禮舉其大綱若其性識聰明則亦早能習  
 之○注樂正至大學○正義曰樂正掌國子之教者按周禮  
 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教國子引虞書命汝典樂教胄子者  
 證以樂官教胄子之義孔注尚書云胄長也謂王子公卿大  
 夫元士之子云高尙其術以作教也者謂樂正之官當光揚  
 尊崇此四術以為教謂敷暢義理贊明旨趣使學者知之引  
 尚書傳曰以下書傳略說文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樂正  
 之官依順此古昔先王之道則詩書禮樂之等教之造成此  
 士術者是道路之名詩書禮樂是先王之道路謂之術○注  
 春夏至相成○正義曰鄭以經云春秋教以禮樂則秋教禮  
 春教樂冬夏教以詩書則冬教書夏教詩故云春夏陽也詩  
 樂者聲聲亦陽也所以詩得為聲者詩是樂章詩之文義以  
 樂聲播之故為聲若以聲對舞則聲為安靜舞為鼓動舞為  
 陽聲為陰故大胄云春釋采合舞秋頒學合聲是也就舞之  
 中奮動甚者屬陽奮動靜者屬陰故文王世子云春夏學干  
 戈秋冬學羽籥是也云秋冬陰也書禮者事事亦陰也者書

者言事之經禮者行事之法事爲安靜故云書禮者事事亦  
陰也文王世子云秋學禮冬讀書與此同也云互言之者皆  
以其術相成者若不互言當云春夏教以樂詩秋冬教以禮  
書則是春夏但教以樂詩不教禮書秋冬但教以禮書不教  
以樂詩言其四術不可暫時而闕今交互言之云春教樂明  
兼有禮秋教禮兼有樂夏教詩兼有書冬教書兼有詩故云  
皆以其術相成但遂其陰陽以爲偏主耳○注皆以至諸侯  
正義曰皆以四術成之解經皆造焉謂王太子公卿大夫元  
士之子國之俊選皆以四術造焉云王子王之庶子也者以  
經云王太子乃云王子故知是庶子也云羣后公及諸侯者  
以經羣后之下即云卿大夫士無諸侯之文故知羣后之中  
是三公及諸侯也○注皆以長幼受學○正義曰長幼受學  
雖王太子亦然故文王世子云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是  
其事也○注此所至上也○正義曰此所簡者謂王太子以  
下者承上鄉之學下恐所簡兼有鄉人故明之也云大胥小  
胥皆樂官屬也者按周禮大司樂中大夫二人大胥中士四  
人小胥下士八人皆屬大司樂故云樂官屬也云出學謂九  
年大成學止也者以上文鄉人中年考校恐此亦中年故明  
之也知九年者以下即云王親視學不變王三日不舉無移  
左鄉右鄉及移郊遂之事故知是九年學止也○注君禮皆

於大學也。正義曰：若殷人習禮在於大學，即明堂位云：「瞽宗殷學文王世子云：禮在瞽宗。」殷之大學也。若周則大學曰：「東膠。」瞽宗不得為周之大學也。故鄭注儀禮鄉射云：「周立四代之學於國，而又以有虞氏之庠為鄉學，則周之尋常習禮於殷學之中，至九年為王子不變，其習禮當於東膠大學。然則餘子十八入大學，嫡子二十八入大學者，皆是殷法也。若周法立當代大學在公宮左大學，即東膠也。又立小學於西郊，小學即有虞氏之庠，其習書於虞氏之學習禮樂於殷之學習舞於夏后氏之學，故文王世子云：「春夏學于戈，秋冬學羽籥。」皆於東序。春誦夏弦，大師詔之。瞽宗又云：「禮在瞽宗。」書在上庠。詩則無文。鄭注云：「弦謂以絲。」捕詩則習詩亦在瞽宗。然詩與禮樂雖各在其學習之至，二十八入大學之時，仍於大學之中兼習四術。故此注云：「習禮皆於大學，是周之大學亦習禮也。」禮既在瞽宗，又在大學，則其餘亦可知也。○注棘當至大遠。○正義曰：「樊之言偏者，按漢書云：西南有雙夷，知非彼夷而讀為偏者，以與寄文相對寄非東方夷名，是寄旅之意。則樊亦非西方夷名，故以為偏。」追於夷狄也。云「不屏於南北為其大遠者，按漢書地理志云：南北萬三千里，東西九千里。又帝二世紀：南北萬三千三百六十八里，東西九千三百二里。漢地既然，則古亦應爾。皆南北長，東西短，故鄭此注云：不

屏於南北爲其大遠。六樂至進士。此大樂正之官論造  
士之中最秀異者以告於王而升名於司馬論之曰進士言  
道受爵祿也此文承王子公卿大夫之子下似專據王子等  
其實鄉人入學爲造士者亦同於此其鄉人不在學者及邦  
國所貢之士所貢於王亦當升諸司馬以司馬掌爵祿故有  
司上屬焉其職云以德詔爵以功詔祿即知凡入仕者皆司  
馬主之下文更不見鄉人及邦國所  
貢之士故知此中兼之但文不具耳  
司馬辨論官材  
其論如字舊力困反

而定其論

各署其所長

論定然後官之

使之

任官然

後爵之

命之。任而金反下注同

位定然後祿之大夫廢其

事終身不仕死以士禮葬之

以不在大夫也

有發則命

大司徒教士以車甲

乘兵車衣甲之儀有發謂有軍師發卒。衣於旣反卒子忽反

凡執技論力適四方贏股肱決射御

謂擐衣出其臂脛使

之射御決勝負見勇力。○技其綺反本或伎後同贏木又作  
贏力果反肱古弘反環蒼音患今讀宜音宜依字作擲字林  
云擲擲臂也先全反  
膺胡定反見賢遍反  
凡執技以事上者祝史射御

醫卜及百工

古技謂此七者

凡執技以事上者不貳事

不移官

發專其事亦為不德

出鄉不與士齒

賤也於其鄉中則齒親親也

仕

於家者出鄉不與士齒

亦賤

疏曰此一節主論司馬

之官用其人及發兵論射御及居官黜退之事司馬辨論官  
材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於王王必以樂正所論之狀  
授與司馬司馬得此所論之狀乃更論辨之觀其材能高下  
知其堪任何官是準擬其官以其材故云官材也。○論進士  
之賢者謂司馬辨論之後不堪者屏退論量進士賢者以告  
於王告王之時而正定其論各署其所長若長於禮者署擬  
於禮官長於樂者署擬於樂官論定然後官之者謂既論擬  
定然後試之以所能之官。○任官然後爵之者謂堪任此官  
然後爵命之。○位定然後祿之者謂既受爵命使有職位然  
後與之以祿。○注以不任大夫也。○正義曰以經云大夫廢

其事故知不堪任大夫也。致仕而退，死得以大夫禮葬，故論  
語注云：大夫退死葬以士禮，致仕以大夫禮葬是也。○有發  
至車甲。○有發謂國有軍旅，以發士卒是司馬之事。王則命  
大司徒教此士卒以車甲之事，謂教以乘兵車及衣甲之儀  
容，必司徒者以司徒主衆，又主教，故與司馬相參也。○注有  
發必發卒。○正義曰：知發是發卒者，以經云：教士以車甲，故  
知發謂軍師發卒也。○凡執至士齒。○執技之事，凡有三條。  
上條論課試武夫技藝之事，中條論執技之人，并射御之外  
視史醫卜之等。下條論執技之人，不得更爲二事，以其賤，故  
出鄉不與士齒。○凡執技論力適四方，贏股肱，決射御者，言  
此既無道藝，惟論力以事上，故適往四方境界之外，則使之  
環露脣脛，角材力，決射御，勝負見勇武。○注言技謂此七者。  
正義曰：七者謂祝一史二射三御四醫五卜六百工七射御。  
前經以顯此重云者，上論所試之時，此論與祝史醫卜並列，  
見其色目。○注欲專其事，亦爲不德。○正義曰：所以不貳事，  
不移官者，欲使專一其所有之事，非但欲使專事，亦爲技藝  
賤薄，不是道德。  
○司寇正刑明辟以聽獄訟。司寇秋  
之事，故不許之。  
刑者辟罪也。○必三刺。以求民情，斷其獄訟之中。一曰訊，  
群臣。二曰詆，羣吏。三曰訊，萬民。○



刺七管反殺也。斷丁亂反。下制。有旨無簡不聽。簡誠也。有其意。

無其誠者不。附從輕。附施刑也。求赦從重。雖是罪可。重猶赦之。

凡制五刑必即天論。制斷也。即就也。必即天論言與天。或為則論或為倫。論音倫。理也。注同。

郵罰麗於事。郵過也。麗附也。過人。不可假他以喜怒。郵音尤。俗作。郵麗。郎計反。當丁郎反。假古雅反。

凡聽五刑之訟必。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以權之。權平也。意論輕。

重之序慎測淺深之量以別之。意思念也。淺深謂。俱有罪本心有善。

悉其聰明致其忠愛以盡之。皆同別彼列反。情。

疑獄汜與眾共之眾疑赦之必察小大之。

比以成之。小大猶輕重已行故事曰比。汜本。又作汎。乎劒反。比必判反。注同。劒也。

成獄。

辭史以獄成告於正正聽之

史司寇吏也正於周禮師之屬今漢有平正丞

秦所置平彼命反

正以獄成告于大司寇大司寇聽之

棘木之下

周禮鄉師之屬辨其獄訟異其死刑之罪而

孤卿大夫位焉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面三槐三公位焉棘紀力反要之於妙反謂要最舊一透反裸出懷二音

大司寇以獄之成告於王王命三公參聽之

王使三公復與司寇及正共平之重刑也周禮王欲免之乃命公會其期

三公以獄之成告

於王王三又然後制刑

又當作宥宥寬也一宥曰不識再宥曰過失三宥曰遺忘

○又義作宥忘音妄

凡作刑罰輕無赦

法雖輕不赦之爲人易犯○爲于僞反易以鼓

反後易

刑者例也例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故

君子盡心焉

變更也側音刑

析言破律亂名改作

執左道以亂政殺

析言破律巧賣法令者也亂名改

左道若巫蠱及俗禁。析思屢反亂名如字王肅作循名巧起教反又如字盡音古

作淫聲異服

奇技奇器以疑衆殺

淫聲鄭衛之屬也異服若聚

輪般請以機變。鶴伊必反徐音述弁皮戀反般百間反

行僞而堅言僞而辯學

非而博順非而澤以疑衆殺

皆謂虛華捷給無誠者也。行下蓋反華

戶瓜反又如字

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疑衆殺

今時持喪葬築蓋嫁

取卜數文書使民倍禮違制。口入一反

此四誅者不以聽

爲其爲害大而辭不可尋

凡執禁以齊衆不赦過

亦爲人將易犯

有圭璧金璋

不粥於市命服命車不粥於市宗廟之器不

粥於市犧牲不粥於市戎器不粥於市

尊物非民所宜

有戎器軍器也粥  
賣也。璋之羊反。

用器不中度不粥於市兵車不

中度不粥於市布帛精麤不中數幅廣狹不

中量不粥於市姦色亂正色不粥於市

凡以其不可用

也用器弓矢耒耜飲食器也度丈尺也數升縷多少  
中丁仲反下皆同。軀方服反耒耜上力對反下音似。

錦

文珠玉成器不粥於市衣服飲食不粥於市

不示民以奢與貪也成猶善也

五穀不時果實未孰不粥於市

物未成不利人

木不中伐不粥於市

伐之非時不中用。周禮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

夏戶嫁反

禽獸魚鼈不中殺不粥於市

殺之非時不中用。片

令季冬始漁。周禮春獻鼈。蜃。蜃常忍反。雉化為之。

鬪執禁以譏禁異服識

異言

鬪竟上門譏呵察。竟音境。詩音何。又呼河反。本亦作呵。

疏

司寇至異言。正義曰此一節認明。

論司寇聽訟刑罰禁止之事各隨文解之從此至赦從重論  
可寇正刑明辟之法。正刑明辟者謂司寇當正定刑書明  
斷罪法使刑不差二法不傾邪以聽天下獄訟。必三刺者  
言正刑明辟聽訟之時刑法宜慎不可專制故必須三刺以  
求民情有旨無簡不聽末民情既得其所犯之罪雖有旨意  
無誠實之狀則不聽之不論以爲罪也。附從輕者附謂施  
刑施刑之時此人所犯之罪在輕重之間可輕可重則當求  
可輕之刑而附之則罪疑惟輕是也。赦從重者謂所犯之  
罪本非意故爲而入重罪今放赦之時從重罪之上而赦之  
其意輕故也即尚書云眚災肆赦是也。注一曰至萬民。○  
正義曰按周禮司刺云壹刺曰訊羣臣再刺曰訊羣吏三刺  
曰訊萬民刺殺也謂欲殺犯罪之人其一問可殺與否於羣  
臣羣臣謂公卿大夫士其二問可殺與否於羣吏羣吏謂庶  
人在官者其三問可殺與否於庶人庶人謂萬姓衆衆觀者  
此三刺雖以殺爲本其被刑不殺者亦當問之。注簡誠至  
爲罪。正義曰旨意也簡誠也言犯罪者雖有其意而無誠  
實者則不論之以爲罪也。注雖是罪可重猶赦之。正義  
曰此赦從重與上附從輕皆是從重人輕所以再見其文者  
附從輕謂施刑從輕赦從重謂放赦從重所以異也。凡制  
至於事。此一條論造制五刑須合天意輕重施於刑罰必

附本情。必即天論者。即就也。論謂論議。言制五刑之時。必就上天之意。論議輕重。天意好生。又有時以生有時以殺。言論議刑時亦常好生。又就天道。使生殺得中。論或爲倫。倫理也。謂就天之倫理。即是好生及好殺。得中之理。故鄭云。言與天意合。郵罰麗於事者。郵通也。謂斷人罪過。罰謂責罰其身。麗附也。言斷其罪過。及責罰其身。皆依附於所犯之事。不可離其本事。假他別事而爲喜怒也。注制斷至爲倫。正義曰。經云。制五刑。必論古人造制五刑。下云。必即天論。及郵罰麗於事。皆論斷罪之法。故以制爲斷。非言初制五刑。制是裁判。故爲斷也。引閔子曰。古之道。不即人心者。證經即爲。即就之義。按宣元年。公羊傳云。古者臣有大喪。則君三年不呼其門。已練。可以弁冕服金革之事。君使之非也。臣行之禮也。閔子要經而服事。既而曰。若此乎。古之道。不即人心。退而致仕。孔子蓋善之也。閔子性孝。以爲在喪。從戎。不即人情。爲制此禮。是古之所制。故閔子嫌之言論。或爲倫者。諸本或有作倫者。故云。或爲倫也。凡聽至成之。原本也。權平也。凡犯罪之人。或子爲父隱。臣爲國諱。雖觸刑禁。而非其本惡。故聽訟者。本其宿情。立其恩義。爲平量之。恕而免。放意論輕重之序者。意謂思念也。聽訟者。以盡意思。念論量罪之輕重。次序不有越濫也。慎測淺深之量。以別之者。謂謹慎測度罪人。

意之善惡淺深之量以別之謂分別善惡使不相亂。悉其  
聰明致其忠愛以盡之者謂聽獄之人盡悉已之聰明尋其  
事之根本又致其忠恕仁愛不使嚴酷枉濫以盡犯罪人情  
不有抑屈。疑獄沿與衆共之者疑獄謂事可疑難斷者也  
汎廣也已若疑彼罪而不能斷決當廣與衆庶共論決之也  
衆疑赦之者若衆人疑惑則當放赦之故書云與其殺不辜  
寧失不經。必察小大之比以成之者小大猶輕重也比例  
也已行故事曰比此言雖疑而赦之不可直爾而赦當必察  
按舊法輕重之例以成於事。成獄至制刑。成獄辭者謂  
獄吏初責覆罪人之辭已成定也史以獄成告於正者史司  
寇吏也正獄之正也吏以成辭告於正也。正聽之者正得  
吏告罪成之辭而又聽察也。正於獄成告於大司寇者正  
聽已竟又列獄成之辭告於大司寇也。大司寇聽之棘木  
之下者大司寇得正之告而又聽察於棘木之下謂王之對  
朝也。大司寇聽獄之成告於王者大司寇與公卿在朝槐  
棘之下聽獄訟成以告於王也。王命三公參聽之王既得  
司寇之告成辭而刑辟不可謬妄故王又命三公與司寇及  
正更共參聽之也。三公以獄之成告于王者三公參聽  
得其情實以獄成辭以告於王也。王三又者三三事也又  
當爲宥宥寬也王得三公之告則以三事命寬之也。注正

所至所置。正義曰按周禮鄉師屬地官不掌獄訟而云鄉師者鄉謂鄉士也師謂士師也云之屬者謂遂士縣士方士之等云今漢有正平丞秦所置者按漢書百官公卿表廷尉秦官掌刑辟有正左右監宣帝地節三年初置左右平鄭見古有正連言平耳此王制多是殺法秦則放殷置之。注周禮至位焉。正義曰周禮鄉師之屬至職聽於朝是鄉士及遂士縣士職文云異其死刑之罪者鄭云異謂殊其支書謂殊異其應死刑之罪別爲簿書而要之鄭云要之爲其罪法之要辭如今劾矣。即是囚之狀辯爲要狀云司寇聽之朝王之外朝也者按朝士職掌外朝之法云左嘉石平罷民焉右肺石達窮民焉罷民則是犯罪之人故知聽於外朝也云左九棘至三公位焉皆朝士職文故其職云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羣士在其後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羣吏在其後而三槐三公位焉州長衆庶在其後鄭云棘取赤心而外刺槐之言懷也懷來人於此鄭康成以爲此外朝位在卑門內庫門之外。注王使至其期。正義曰經直云王命三公參聽之得知三公復與司寇及正共平之者以參聽之是三公之外其人相參而聽之上既有正與司寇故知司寇及正在焉云周禮王欲免之乃命三公會其期者按周禮鄉士掌六鄉之獄若欲免之則王會其期遂士掌六遂之獄若欲免之則



王命三公會其期縣士掌野獄若欲免之則王命六卿會其期此遂士職文也獨舉遂士公會其期者以經云王命三公故舉遂士言之舉中以見上下則六鄉王自會之縣野之獄王命六卿會之六卿以獄告于王也。注一宥至遺忘。正義曰此一宥以下是周禮司刺文鄭康成云讞審也不審若仇讞當報甲見乙讞以為甲面殺之者過失者若舉刃欲斫伐而軼中人者遺忘若開帷薄志有在焉而以兵矢投射之王恐有此三事致罪故弁以三事宥之若不當三事故造罪者然後制刑。凡作刑罰輕無赦此文起例故云凡作刑罰也此非疑獄故雖輕不赦也苦輕者輒赦則犯者衆也故書云刑故無小雖輕不赦之為人易犯也。刑者至心焉。此說刑之不可變改故云刑者側也上刑是刑罰之刑下刑是側體之側訓此刑罰之刑以為側體之側言刑罰之刑加人側體又云側者成也言側體之側是人之成就容貌容貌一成之後若以刀鋸鑿之斷者不可續死者不可生故云不可變故君子盡心以聽刑焉則上悉其聰明致其思愛是也。注左道至俗禁。正義曰虛云左道謂邪道地道尊右右為貴故漢書云右賢左愚右貴左賤故正道為右不正道為左若巫蠱及俗禁者按漢書武帝時江充埋桐人於太子宮是也初江充曾犯太子後王廢老欲立太子太子立必誅充充

遂謀太子爲桐人六枚埋在大子宮中乃讒太子於帝曰臣  
觀太子宮有至氣王遂令江充檢之果掘得桐人六枚盡以  
針刺之太子以自無此事意不服遂殺充武帝故怒遂遣丞  
相劉屈氂將兵伐太子太子急竄於湖縣民家而藏後事發  
太子遂自殺而死於其處湖闕老人訟太子無罪帝乃悔之  
因立園陵於湖縣故思子望子歸來蠱者損壞之名故左傳  
云皿蟲爲蠱是蟲食器皿巫行邪術損壞於人俗禁者若前  
漢張竦行辟反支後漢書郭躬傳有陳伯子者出辟往亡入  
辟歸忌是也。注淫聲至機窆。正義曰淫聲鄭衛之屬者  
以鄭衛多淫風故鄭衛爲淫聲云之屬者則桑間濮上之音  
故樂記云鄭衛之音亂世之音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是  
也云異服若聚鷩冠瓊弁者按僖二十四年左傳云鄭子臧  
好聚鷩冠鄭伯聞而惡之使盜殺之于陳宋之間瓊弁者僖  
二十八年左傳云初楚子玉自爲瓊弁玉纓服虔注云謂馬  
飾云若公輸般請以機窆者指其人巧謂之奇技指其機窆  
謂之奇器故奇技奇器揔謂般也。行僞至衆殺行僞而堅  
者行此詐僞而守之堅固不肯變改言僞而辯者謂言談僞  
事辭理明辯不可屈止學非而博者謂習學非違之書而又  
廣博順非而澤者謂順從非違之事而能光澤文飾以疑於  
衆如此者殺按史記孔子爲魯司寇七日而誅少正卯之類

是也。注皆謂至者也。正義曰習僞習非是虛華誇博而  
澤是捷給不可依用是無誠也。假於至衆殺。妄陳邪術  
恐懼於人假託吉凶以求財利假於鬼神時曰卜筮者謂假  
託鬼神假託時曰假託卜筮以疑於衆鬼神時曰卜筮者謂假  
假文。注今時至違制。正義曰謂今時之人持執此喪葬  
築蓋嫁娶卜數之文書以惑於衆妄陳禍福浪說妖祥築謂  
垣牆蓋謂舍宇。注尊物至賣也。正義曰言圭璧金璋及  
犧牲戎器皆是尊貴所合蓄之物非民所宜有防民之僭僞  
也軍器防民之賊亂也。注凡以至多少。正義曰此經之  
物若其合法度則得粥之其不合法度者則不得粥也。布  
帛精麤者若朝服之布十五升斬衰三升齊衰四升之類是  
也。廣狹者布廣二尺二寸帛則未開鄭注周禮引逸巡守  
禮幅廣四尺八寸爲尺。鄭注四當爲二則帛廣三尺四寸用  
器弓矢耒耜飲食器者旣夕禮文旣夕敦杆之屬即飲食器  
也。注不示至貪也。正義曰錦文珠玉成器衣服等不粥  
者不示民以奢飲食不粥者不示民以貪此衣服飲食與珠  
玉連文據華美者不得粥之恐民貪若尋常飲食則得粥之  
不得羣聚耳。故周禮司蔬云禁屬遊飲食于市者是也前經  
圭璧金璋之等是貴者之器故注云非民所宜有謂全不合  
有以其名位卑故也此錦文珠玉等是華麗之物富人合禮

但不得聚之過多故云不粥於市不示民以奢也前文圭璧  
金璋各是一物即考工記金飾璋也皇氏以爲用金爲印璋  
按定本璋字從玉圭璧之類也且周時稱印曰璽未有稱璋  
皇氏之義非也○注周禮至陰木○正義曰此周禮山虞文  
鄭注云陽木生山南者陰木生山北者冬斬陽夏斬陰堅濡  
調○闕執禁以譏禁異服譏異言司闕之官執此戒禁之書  
以譏察出入之人故云執禁以譏禁此身著異  
服之人又記識口爲異言之人防姦僞察非違○大史典

### 禮執簡記奉諱惡

簡記策書也諱先王名惡忌日若

反○**疏**

大史至諱惡○正義曰此一經論大史之官典掌禮

事奉謂進也諱謂先王之名惡謂子卯忌日謂奉進於王以

所諱所惡○注諱先王名○正義曰下文云天子齊祫受諫

傳云名終將諱之故以諱爲先王之名其實餘諱亦大史奉

之故禮運云天子適諸侯必舍其祖廟不以禮籍入是謂天

子壞法亂紀鄭注云以禮籍入謂大史典禮執簡記奉諱惡  
是亦諱諸侯之祖父也云惡忌日若子卯音忌日謂先王之  
忌日及子卯故云若子卯紂以甲子日死桀以乙卯日亡已  
具下檀弓疏此惡亦兼餘事故誦訓云掌道方慝以詔辟忌

鄭注云方慝四方。○天子齊戒受諫。歲終羣臣奏歲事諫王當所改爲也。

○齊側皆反本。○司會以歲之成質於天子。司會冢宰之屬。

宰計要者成計要也。質平也。平其計要。○會古外反。法同。冢宰齊戒受質。質王受之。大

樂正大司寇市二官以其成從質於天子。大樂正於

周宗伯之屬。市司市也。於周司徒之屬。從從於司會也。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

齊戒受質。百官各以其成質於三官。大司徒

大司馬大司空以百官之成質於天子。百官此三官之

屬。百官齊戒受質。受平報也。然後休老勞農。饗養之。勞力報反。

成歲事。國計要也。制國用。疏。天子至國用。正義曰。此下至制國用論歲終天子受質

及百官質於天子。休老勞農。制國用之事也。○齊戒受諫者以其歲終舊來所施之事。或有不便。須有改爲。百官以此上

諫於王天子以其事重故先齊戒而後受於諫也司會以歲  
之成質於天子司會摠主羣官治要故以一歲治要之成質  
於天子質平也謂奏上文簿聽天子平量之。冢宰齊戒受  
質者冢宰是貳王治事故亦齊戒贊王受羣官所平之事謂  
共王論定也大樂正大司寇市三官以其成從質於天子者  
謂此三官各以其當司成要隨從司會平於天子以周法言  
之司會摠主羣官簿書則司徒司馬司空各質於天子不由司會  
質於天子所以下文司徒司馬司空各質於天子司會摠主治  
惟大樂正大司寇市三官從司會質於天子者司會摠主治  
要先質於王若今時先申帳目樂正司寇市當司事少即  
徑從司會以質於王其司徒司馬司空摠主萬民其事既大  
雖司會進其治要仍須各受質屬官親自質於天子百官齊  
戒受質以司徒司馬司空質於天子天子平斷畢當須報於  
下故在下百官齊戒受天子所平之要。然後休老勞農者  
即十月蜡祭之時飲酒勞農也。成歲事者斷定計要一歲  
事成乃制來歲之國用故云制國用也。注歲終至爲也。  
正義曰知齊戒受諫是歲終者以下云休老勞農文相連接  
故知是歲終也以其歲終受質故知諫王當所改爲謂改其  
舊事更爲新事故用歲終襄十四年左傳師曠云正月孟春  
於是乎有之諫失常也彼諫王過惡故用正月與此別也。

注司會至計要。正義曰：按天官司會中大夫二人屬冢宰，故云冢宰之屬。云成計要也者，按周禮注，成計曰會，月計曰要，日計曰成，彼對文耳。此則摠而言之，故云成計要也。謂一歲薄書摠要成就。往大樂至會也。正義曰：按上交司會，有云冢宰之屬，不云於周，此大樂正及市皆云於周者，以此文司會與周禮正同，故不須云於周。此大樂正於周是大司樂，此市亦於周為司市，與周禮不同，故以周禮明之。云從從於司會也者，以文承上司會質於天子，故知從質者從司會也。然此大樂正大司寇及市亦當受屬官之質，以其事少，文不見耳。注百官此三官之屬。正義曰：司徒司馬司空受百官質，故云三官之屬。若以假法言之，按曲禮云：司徒司馬司空，空司寇，司士若以周法言之，按夏傳：司徒司馬司空三官分主九卿，則兼羣官焉。但大樂正。凡養老有虞氏以大司寇司市，特自質於天子也。

燕禮夏后氏以饗禮殷人以食禮周人脩而

兼用之。兼用之備陰陽也。凡飲養陽氣，凡食養陰氣。陽用春夏陰用秋冬。食音嗣。注及下注并下文食之

並同養如字徐。五十養於鄉六十養於國七十

養於學達於諸侯

天子諸侯養老同也國中小學在王宮之左學大學也在郊小學

在國中大學在郊此殷制明矣

**疏**

凡養至諸侯。正義曰此一節論虞夏殷周養老不同之事各依文解之。凡

養老者皇氏云人君養老有四種一是養三老五更二是子孫爲國難而死王養死者父祖三是養致仕之老四是引戶

稔年養庶人之老熊氏云天子視學之年養老一歲有七謂四時皆養老故鄭此注凡飲養陽氣凡食養陰氣陽用春夏

陰用秋冬是四時凡四也按文王世子云凡大合樂必遂養老注云大合樂謂春入學舍菜合舞秋頒學合聲通前爲六

又季春大合樂天子視學亦養老世子云凡視學必遂養老是摠爲七也。有虞氏以燕禮者虞氏云燕禮脫屣升堂崔

氏云燕者殺烝於俎行一獻之禮坐而飲酒以至於醉以虞氏帝道弘夫故養老以燕禮。夏后氏以饗禮者崔氏云饗

則體薦而不食爵盈而不飲依尊卑而爲獻取數畢而已夏既受禪於成是三王之首貴尚於禮故養老以饗禮相養敬

也。般人以食禮者崔氏云不飲酒享大牢以禮食之般人質素威儀簡少故養老以食禮。周人脩而兼用之者謂周

人脩三代之禮而兼用之以養老春夏養老之時用虞氏燕禮夏后氏饗禮之法若秋冬養老之時用般人食禮之法以

禮夏后氏饗禮之法若秋冬養老之時用般人食禮之法以



周極文故兼用三代之法也皇氏云亨有四種一是諸侯來朝天子饗之則周禮大行人職云王公之禮其享禮九獻是也其牲則體薦體薦則房烝故春秋宣十六年左傳云亨有體薦又國語云王公立飮則有房烝其所云飮即謂饗也立而成禮謂之為飮也其禮亦有飮食故春人云凡饗食共其食米粢云亨有食米則饗禮兼燕與食是也二是王親戚及諸侯之臣來聘王饗之禮亦有飮食及酒者親戚及賤臣不須禮隆但示慈惠故並得飮食之也其酌數亦當依命其牲折俎亦曰醑烝也故國語云親戚宴饗則有餼烝謂以燕禮而饗則有之也又左傳宣十六年云亨有體薦宴有折俎公當享卿當宴王室之禮也時定王享士會而用折俎以國語及左傳故知王親戚及諸侯之大夫來聘皆折俎饗也其饗朝廷之臣亦當然也三是戎狄之君使來王享之其禮則委饗也其來聘賤故王不親饗之但以牲全體委與之也故國語云戎翟貪而不讓坐諸門外而體委與之是也此謂戎狄使臣賤之故委饗若夷狄君來則當與中國子男同故小行人職掌小賓小客所陳牲牢當不異也四見享宿衛及耆老孤子則以醑為度故酒正云凡饗士庶子享耆老孤子皆共其酒無酌數鄭云要以醑為度食禮者有飯有醑雖設酒而不飲其禮以飯為主故曰食也其禮有二種一是禮食故大

行人云諸公三食之禮有九舉及公食大夫禮之屬是也二  
是燕食者謂臣下自與賓客旦夕共食是也按鄭注曲禮酒  
漿處右云此大夫士與賓客燕食之禮燕禮者凡正享食在  
廟燕則於寢燕以示慈惠故在於寢也燕禮則折俎有酒而  
無飯也其牲用狗謂爲燕者詩毛傳云燕安也其禮最輕并  
堂行一獻禮畢而說屣升堂坐飲以至醉也儀禮猶有諸侯  
燕禮一篇也然凡燕禮亦有二種一是燕同姓二是燕異姓  
若燕同姓夜則飲之其於異姓讓之而止故詩湛露天子燕  
諸侯篇鄭箋云夜飲之禮同姓則成之其庶姓讓之則止其  
此燕饗食致仕之老皇氏云則當用正饗正食正燕之禮以  
其有賢德者不可以饗禮待之其饗死事之老不必有德又  
是老人不宜久立當用折俎之饗燕食之食老人不合夜飲  
常用異姓之燕禮。注兼用至秋冬。正義曰兼用之備陰  
陽者以燕之與饗是飲酒之禮是陽陽而無陰食是飯飯是  
陰陰而無陽周兼用之故云備陰陽也云凡飲養陽氣凡食  
養陰氣者郊特牲文所以飲養陽者飲是清虛陽氣之象食  
是形質陰體之義云陽用春夏陰用秋冬者按郊特牲云饗  
禘有樂而食嘗無樂是故春禘而秋嘗享與禘連文故知饗  
在春食與嘗連文故知食在秋彼不云冬夏者彼是殷禮此  
言冬夏者據周法也或鄭因春而言夏因秋而見冬雖周冬

夏不養老也。就如熊義去冬夏則一年有五養老也。又春合舞秋合聲。即是春秋養老之事。冬夏更無養老。通季春大合樂有三養老也。熊氏以為春秋各再養老。故為一年七養老也。去冬夏猶為五養。實可疑。皇氏云春夏雖以飲為主。亦有食先行。饗次。燕次。食。秋冬以食為主。亦有饗先行。食次。燕次。享。一日之中三事行畢。義或然也。五十至諸侯。此謂子孫為國死難。而王養其父祖也。五十始衰。故養於鄉學。六十養於國者。六十漸衰。養禮彌厚。故養之於小學。小學在國中。也。七十養於學者。七十大衰。養禮轉重。故養於大學。達於諸侯者。言此養老之事。非惟天子之法。乃通達於諸侯。盧王等以為養於鄉。云不為力政。養於國。云不與服戎。皆謂養庶人之老也。非鄭義。故鄭注云。國中小學也。注國。國至明矣。正義曰。養於國與養於學。文相對。故知國亦是學也。六十少於七十者。六十者宜養於小學。七十者宜養於大學。故云。國中小學云在王宮之左者。據上文而知云。小學在國中。大學在郊。此殷制明矣。者以上文云。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下文云。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貴右而賤左。小學在國中。左也。大學在郊。右也。與殷同也。故云此殷制明矣。以此篇從上以來。雖解為殷制無正。據可馮。因此小學大學是殷制不疑。故云明矣。

拜君命一坐再至警亦如之九十使人受

謂命

君不親饗食必以其禮致之。晉音古

五十異糗六十宿肉七十貳

膳八十常珍九十飲食不離寢膳飲從於遊

可也

糗糧也貳副也遊謂出入止觀。根涉良反離力智反觀古亂反

六十歲制七十

時制八十月制九十日條唯絞給衾冒死而

后制

絞給衾冒一日二日而可爲者。絞戶交反給其鳩反冒亡報反

五十始衰六

十非肉不飽七十非帛不煖八十非人不煖

九十雖得人不煖矣

煖溫。煖乃管反下同

五十杖於家

六十杖於鄉七十杖於國八十杖於朝九十

者天子欲有問焉則就其室以珍從

尊養之。從才用反

又如七十不俟朝大夫士之老八十月告存每月致膳

九十日有秩秩常也五十不從力政六十不

與服戎七十不與賓客之事八十齊喪之事

弗及也力稍衰也力政城道之役也與及也八十不齊則不祭也子代之祭是謂宗子不孤與音預下及

同注五十而爵賢者命為大夫六十不親學不能備弟子禮七十

致政唯衰麻為喪致政還君事疏八十至為喪。正義曰此一節論老人力

衰與少不同之事各隨文解之。七十養於大學至於八十

年漸衰弱不堪來學受養君以饗食之禮使人就家致之其

受君命之時理須再拜不堪為勞一坐於地而首再至於地

替人無日恐其傾倒拜君命之時亦常如此故云亦如之。五十至可也。自此以下雜記鄉大夫士及庶人年老節制在家自養之法隨年為品也。五十異棖者棖糧也五十始衰糧宜自異不可與少壯者同也。六十宿肉者轉老故恒宿肉在。七十貳膳者貳副也膳善

食也。禮令善食有儲副不使有闕也。八十常珍者珍謂常食之皆珍奇美食尋常使有。九十飲食不離寢者謂老人欲食無時或急求須得故不離於寢。膳飲從於遊可也者謂美善之膳水漿之飲從於老人所遊之處其理可也。六十至后制。六十歲制者明老而預爲送終之具也。年既衰老故逆辨之也。歲制謂棺也不易可歲故。歲制然此謂大夫以下耳。人君即位爲禭不待六十也。其禭則死後爲之以其葬尚餘故檀弓云旬而布材是也。七十時制者時制謂一

時可辨是衣物之難得者是年轉老所須辨轉切也。八十月制者月制謂一月可辨衣物易得者也。漸老彌切也。九十十日脩者至九十棺衣皆畢但日日脩理之爲近於終故也。雖絞紛衾冒死而后制者此四物易成故生不逆爲須亡乃制也。故檀弓云一日二日而可爲也者君子弗爲也。七十至有秩。此謂大夫士老年而聽致仕者則七十杖於國朝君之時入門至朝位君出揖之即退不待朝事畢也。若不聽致任則祭義云七十杖於朝八十不俟朝。八十月告存者告謂問也。君每月使人致膳告問存否。九十日有秩者以至年老方極秩常也。君則日使人以常膳致之。故云日有秩。注大夫至則退。正義曰按儀禮大射鄉大夫皆入門右北面公降立于阼階之東南南鄉揖大夫大夫皆少進彼鄭

注云變爾言揖使近北者爾揖君則退謂就位君揖之時七十老者則退故祭義注云君揖之即退不待朝事畢其少壯者則待朝事之終也。○注每月致膳。○正義曰經首云月告存知非直遣人告問存否必知致膳者以下云九十日有秩上文云天子欲有問焉則就其室以珍從明八十每月告存之時必當致膳也。○注力稍至不孤。○正義曰以上文歲制及杖於家之屬兼舍大夫士及庶人之老此五十不從力政及不與服戎惟據庶人之事故云力政城道之役也謂築城垣治道也其大夫士六十未致仕若為軍將當與服戎故知此據庶人也按異義禮戴說王制云五十不從力政六十不與服戎易孟氏韓詩說年二十行役三十受兵六十還兵古周禮說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許慎謹按云五經說皆不同是無明文所據漢承百王而制二十三而役五十六而免六十五已老而周復征之非用民意是許以周禮為非鄭駁之云周禮是周公之制王制是孔子之後大賢所記先王之制周禮所謂皆征之者使為胥徒給公家之事如今之正衛耳六十而不與服戎胥徒事暇坐息之間多其五歲又何太遠之云徒給公家之事云非用民意取王制所云力政挽引築作之事所謂服戎謂從軍為士卒也二者皆勞於胥徒故早舍之如鄭此言力政田役

爲重故云五十免之。故此五十不能力政。祭義云五十不爲甸徒也。戊事差輕六十不與服。戊及孟氏說六十還兵是也。胥徒又輕故野外六十五猶征之。若四郊之內以其多役其胥徒之事六十則免。初受役之時始年二十也。其野王城之外力役又少胥徒之事十五則征之。至六十五其力政之事皆二十受之。兵革之事則三十受之。故易孟氏詩。韓氏皆云二十行役三十受兵也。云是謂宗子不孤者。以父是宗子年已八十子則代之而祭。若父不爲宗子則不主祭。祀無祭可代。今已是父嫡子代父而祭之。是有父之宗子。按喪服云宗子孤爲殤以無父則稱孤。明存父則不孤。故云是謂宗子不孤也。○注賢者命爲大夫。○正義曰。經云五十而爵。鄭知非命爲士而云大夫者。以王制殷法。殷則十無爵。此經云而爵。故知是大夫也。此謂凡常之人有賢德。故五十始爲大夫。若其有德不必五十則喪服小功章云大夫爲昆弟之長殤是幼爲大夫。○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爲兄之長殤。

於下庠。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周人



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虞庠在國之

西郊

皆學名也異者四代相變耳或上西或上東或貴在國或貴在郊上庠右學大學也在西郊下庠左學小

學也在國中王宮之東東序東膠亦大學在國中王宮之東西序虞庠亦小學也西序在西郊周立小學於西郊膠之言糾也庠之言養也周之小學爲有虞氏之庠制是以名庠云其立鄉學亦如之膠或作練糾居黜反徐居酉反練音求又音

有虞氏皇而祭深衣而養老夏后氏收

而祭燕衣而養老殷人皐而祭縞衣而養老

周人冕而祭玄衣而養老

玄冕屬也書曰飾焉凡冕屬其服皆玄上纁下

有虞氏十二章周九章夏殷未聞凡養老之服皆其特與羣臣燕之服有虞氏質深衣而已夏而改之尚黑而黑衣裳殷尚白而縞衣裳周則兼用之玄衣素裳其冠則弁追章常委貌也諸侯以天子之燕服爲朝服燕禮曰燕朝服服是服也王者之後亦以燕服爲之魯季康子朝服以縞僖宋之禮也天子皮弁以日視朝也○聖音皇木又作皇皐况甫反縞古

老友又古報反。纁許云反。半亡侯反。追丁雷反。

凡二王養老皆引年

已而引戶校年

行復除也。老人衆多非賢者不可皆養。復除上音福。下如字。又直慮反。

八十者一子不

從政九十者其家不從政廢疾非人不養者

一人不從政

廢廢於人事。養如字。又以尚反。

父母之喪三年

不從政齊衰大功之喪三月不從政將徙於

諸侯三月不從政自諸侯來徙家期不從政

自從也。期音基。

**疏**

有虞至從政。正義曰此一節明養致仕老及庶人老給賜之事各依文解之。注皆學

至如之。正義曰此四代養老之處雖其名不同以殷人云

右學左學虞氏云上庠下庠學記云黨有庠文王世子云學

于戈羽籥於東序以此約之故知皆學名也養老必在學者

以學教孝悌之處故於中養老熊氏云國老謂卿大夫致仕

者庶老謂士也皇氏云庶老兼庶人在官者其致仕之老大

夫以上當養從國老之法士養從庶老之法故外養云邦養

已而引戶校年

耆老掌其割亨鄭注學此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是也虞殷尚質貴取物成故大學在西小學在東夏周貴文取積漸長養故大學在東小學在西故云上庠右學大學也在西郊下庠左學小學也在國中王宮之東以虞殷質俱貴於西故併言之夏周爲文皆上東故亦併言之云東序東膠亦大學在國中王宮之東西序虞庠亦小學也西序在西郊周立小學於西郊是也云周之小學爲有虞氏之庠制者庠則後有室前有堂若夏后氏之序及周之學所在序者皆與庠制同其州黨之序則欵前而已序則豫也故鄉射云豫則鉤楹內堂則由楹外彼鄭注豫讀如成周宣謝災之謝是也云其立鄉學亦如之者言鄉學亦爲庠制故上文云耆老皆朝于庠是也周大學在國之西郊鄭駁異義云三靈一雍在郊者熊氏云文王之時猶從殷禮故辟廡大學在郊劉氏以爲周之小學爲辟廡在郊。注皇冕至朝也。正義曰以皇與下冕相對故爲冕屬按周禮有設皇邸又云有皇舞皆爲鳳皇之字鳳羽五采故云畫羽飾之按上注云虞夏之制天子服有日月星辰此云夏殷未聞者以臯陶謨謂之虞夏書因彼之成文故云虞夏之制其實惟謂虞也云凡養老之服皆其時與羣臣燕之服鄭知然者以經云夏后氏燕衣而養老周人玄衣而養老周人燕用玄衣故知養老燕羣臣之

服也云有虞氏質深衣而已者深衣謂白布衣以質用白布而已矣冠未聞皇氏云以爲養老首還服皇冠崔氏云以爲與夏尉同未知然否按郊特牲云太古冠布齊則緇之大古則虞氏或用白布冠也云夏而收之尙黑而黑衣裳者以殷人尙白用緇衣夏既尙黑燕衣黑衣也云殷尙白而緇衣裳者緇白色坐縮亦名爲素此緇衣謂白白布深衣也云周則兼用之玄衣素裳者以經云玄衣而養老若衣裳俱玄則與夏不異又儀禮朝服緇布衣素裳緇則玄故爲玄衣素裳上養老云周人脩而兼用之故養老之衣亦脩而兼用之云其冠則牟追章甫委貌也者按儀禮朝服首著玄冠玄冠即委貌以此推之則殷之朝服則皆著章甫之冠夏之朝服著牟追云諸侯以天子之燕服爲朝服者以燕禮諸侯燕臣子用朝服明天子之燕亦朝服也引燕禮曰燕朝服者證朝燕同云服是服也者言燕時服是玄衣素裳之服崔氏云天子燕畿內諸侯以緇衣燕畿外諸侯以玄冠諸侯各以爲朝服事無明文不可依也云王者之後亦以燕服爲之者玉藻云魯季康子朝服以緇若當時無朝服以緇康子不應服之明是宋人所著故康子僭效之宋既朝服以緇杞當朝服以玄云天子皮弁以日視朝也者玉藻文引之者證天子以諸侯朝服之別按詩類弁注云禮天子諸侯朝服以燕天子之朝服

以皮弁服以皮弁服燕不用玄衣者詩所謂燕同姓諸公及  
異姓甥舅等故用皮弁尙質故也若燕其諸侯則用玄衣明  
諸侯則朝服以日視朝服則玄冕素裳也冠禮注云周弁殷  
皐夏收鄭云弁名出於繫繫大也言所以自光大也皐名出  
於撫撫覆也所以自覆飾也收言所以收斂髮也其制之異  
亦未聞冠禮記又云委貌周道也章甫殷道也毋追夏后氏  
之道也鄭注云委猶安也言所以安正容貌章明也殷質言  
以表明丈夫也毋發聲也追猶靡也夏后氏質以其形名之  
其制之異同未聞○將徙至徙政○此謂大夫采地之民徙  
於諸侯爲民以其新徙當須復除但諸侯地寬役少爲人所  
欲故惟三月不徙政○自諸侯來徙於家者謂諸侯之民來  
徙於大夫之邑以大夫役多地狹欲令人貧之故期不徙政  
按旅師云新帥之治皆聽之使無征役鄭注引此文以證之  
是據民之遷徙王肅及庾氏等以爲據住者從大夫家出仕  
諸侯從諸侯遷仕○少而無父者謂之孤老而無子  
大夫非鄭義也○

者謂之獨老而無妻者謂之矜老而無夫者  
謂之寡此四者天民之窮而無告者也皆有

常餼

餼，稟也。少詩：照反。下注：少者同。

疏

小而至常餼。正義曰：此一

節論矜恤鰥寡孤獨之事。無妻無夫，謂之矜寡者。按孝經云：男子六十無妻曰鰥，婦人五十無夫曰寡。舜年三十而尚書謂之鰥者，以其父頑，母嚚，無爲娶之端。故雖三十而亦稱鰥。詩云：何草不黃，何人不矜。據久役在外，嫁娶失時，亦謂之爲矜。矜與鰥同。其男子無妻亦謂之寡。左傳云：崔杼生成及，而寡。按劉熙釋名云：無妻曰鰥，愁悵不能寐曰恒，鰥然其字從魚，魚目恒不開，無夫曰寡。寡，倮也。倮然單獨也。無父曰孤，孤，顛也。顛，望無所瞻見也。無子曰獨，獨，鹿也。鹿竟無所依也。

○瘠聾跛躄斷者侏儒

百工各以其器食

之

瘠，謂支節絕也。侏，侏儒短人也。器，能也。瘠於金反，啞也。

疏

瘠，聾至食之。正義曰：此一節論矜恤疾民之事。瘠，謂口不能言，聾，謂耳不聞聲，跛，謂足不能行，斷者，謂支節解絕。侏，

儒，謂容貌短小。百工，謂有雜技藝此等。旣非老無告，不可特

與常餼。旣有疾病，不可不養，以其病尙輕，不可虛費官物。故

各以其器食之。器，能也。因其各有所能，供官役使，以廩餼食

之。按晉語云：文公問入疾胥臣對云：戚施，椁注云：使擊鐘

也。

籩。除蒙。珍注云。珍是玉磬。使擊之。朱儒扶廬。注云。扶持也。廬  
戟柄也。矇。矇。循。聲。注云。歌詠琴瑟。矇。矇。司火。注云。使主然火。  
其童昏。器。暗。惟。饒。官。師。所。不。材。宜。於。掌。上。是。各。以。器。食。之。外。  
傳。不。云。跛。躄。此。不。云。遠。除。戚。施。設。文。不。具。外。傳。瘖。與。慎。所。置。  
於。掌。土。此。病。與。休。儒。其。器。食。之。者。今。古。法。異。也。○道路男子由右。婦人由左。

車從中央。

道中三途。遠別也。別彼別反。下文并注同。

父之齒隨行。兄

之齒。馬行。朋友不相踰。

廣敬也。謂於塗中。行如。輕字一音戶。剛反。下。鴈。行。同。

任并重任。分班。白者不提挈。

皆謂以與少者。雜色曰班。非必性反本。又作

併提音啼。契本亦作挈。苦結反。

〔疏〕

謂有擔負者。俱應。擔負。老少並輕。則併

與少者。一人則分爲輕重。重與少者。輕與老者。不可併。

君子者

老不徒行。庶人者老不徒食。

徒猶空也。

○大夫祭器

不假祭器。未成不造燕器。

造爲也。

〔疏〕

大夫祭器不假。正義曰。

皇氏云此謂有地大夫故祭器不假若無地大夫則當假之故禮運云大夫祭器不假聲樂皆具非禮也謂無地大夫也

○方一里者爲田九百畝

一里方三百步

方十里者爲

方一里者百爲田九萬畝方百里者爲方十

里者百爲田九十億畝

億今十萬億於力反

方千里者

爲方百里者百爲田九萬億畝

萬億今萬萬也

〔疏〕方

至億畝。正義曰此一節論開方之法總計天子畿外內諸

侯之地大小各依文解之。方一里者爲田九百畝按論語

云步百爲畝是長一百步闊一步畝百爲夫是一頃也長闊

一百步夫三爲屋是三頃也闊三百步長一百步屋三爲井

是九百畝也長闊一里。注億今十萬。正義曰方十里爲

田九萬畝方百里者爲方十里者百一箇十里之方既爲田

九萬畝則十箇十里之方爲田九十萬畝一百箇十里之方

爲田九百萬畝今云九十億畝是一億有十萬十億有一百

萬九十一億爲九百萬畝故云億今十萬尹文子云百姓千品

萬官億魄皆以數相十此謂小億也此鄭氏所用毛詩傳云



數萬至萬曰億是大億也非鄭義。注萬億今萬萬也。正義曰計千里之方爲方百里者百一箇百里之方既爲九十億畝則十箇百里方爲九百億畝百箇百里方爲九千億畝今乃云九萬億畝與數不同者若以億言之當云九千億畝若以萬言之當云九萬萬畝但書經戰國及秦之世經藉錯亂此經上下或億或萬字相交涉遂誤爲萬億鄭未注之前書本既爾鄭更不顯言其錯因此錯本萬億之言即云此經萬億者即今之萬萬皇氏以爲億畝不定或以十萬爲億或以萬萬爲億或以一萬爲億此云萬億者概是萬萬也六國時或將萬爲億故云萬億但古事難委未知孰是故備存焉

○自恒山至於南河千里而近

冀州

自南河至

於江千里而近

豫州

自江至於衡山千里而遙

荊州

自東河至於東海千里而遙

徐州

自東河

至於西河千里而近

亦冀州

自西河至於流沙

千里而遙

雍州域。雍於用反。

西不盡流沙南不盡衡山

東不盡東海北不盡恒山凡四海之內斷長

補短方三千里爲田八十萬億一萬億畝

九州之大

計。斷音短。

方百里者爲田九十億畝山陵林麓川

澤溝瀆城郭宮室塗巷三分去一其餘六十

億畝

以一大國爲率其餘所以授民也山足曰麓。去羌呂反率音律又音想。

疏

自恒至億畝。正義

曰此一節論四海之內地遠近里數也言千里而近者皇氏云此恒山至南河以千里言之其地稍近言不滿千里下云自江至於衡山千里而遙謂以千里言之其地稍遠言不啻千里熊氏以爲近者謂過千里遙者謂不滿千里其義似非也其餘遙近皆放此也。爲田八十萬億一萬億畝以一州方千里九州方三千里三三如九爲方千里者有九一箇千里有九萬億畝九箇千里九九八十一故有八十一萬億畝但記文詳具於八十整數之下云萬億是八十箇萬億又云十萬億言是詳也以前文誤爲萬億此則因前文之誤更以萬億言之。古者以周尺八

尺爲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古者百畝

當今東田百四十六畝三十步古者百里當

今百二十一里六十步四尺二寸二分

周尺之數未詳開也

按禮制周猶以十寸爲尺蓋六國時多變亂法度或言周尺八寸則步更爲八尺六十四寸以此計之古者百畝當今百五十六畝二十五步古者疏古者至二分。正義曰古者百里當今百二十五里。八寸爲尺今以周尺八尺爲步則一步有六尺四寸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則一步有五十二寸是今步比古步每步剩出一十二寸以此計之則古者百畝當今東田百五十二畝七十一步者餘與此百四十六畝三十步不相應也又今步每步剩古步十二寸以此計之則古之百里當今百二十三里一百一十五步二十寸與此經百二十一里六十步四尺二寸二分又不相應故鄭云六國時多變亂法度經云錯亂不可用也。注按禮至五里。正義曰王人職云鎮圭尺有二寸又云桓圭九寸是周猶以十寸爲尺也今經云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乃是六十四寸則謂周八寸爲尺也故云蓋六國時多變亂法度或言

周尺八寸也。鄭即以古周尺十寸爲尺八尺爲步。則步八寸。寸鄭又以今周尺八寸爲尺八尺爲步。則今步皆劣於古步。一十六寸也是今步。別剩十寸。云以此計之者。謂以古步又以今周尺八寸八尺爲步。外剩十六寸而計之。則古之四步剩出今之一步。古之四十步爲今之五十步。古之八十步爲今之一百步。計古之一畝之田。長百步。得爲今田一百二十五步。是今田每一畝之上。剩出二十五步。則方百畝之田。從北嚮南。每畝剩二十五步。摠爲二千五百步。從東嚮西。每畝二十五步。亦摠爲二千五百步。相併爲五千步。是摠爲五千畝。又西南一角南北長二十五步。應南畔所剩之度。東西亦長二十五步。應西畔所剩之度。計方二十五步。開方乘之。摠積得六百二十五步。六百步則爲六畝。餘有二十五步。故云古者百畝當今百五十六畝。二十五步也。又古四步剩今一步。則古者四里剩今一里。爲五里。則古者四十里剩今十里。爲五十里。則古者八十里剩今二十里。摠爲百里。是古者八十里爲今百里。今之百里之外。猶有古之二十里。四里剩一里。其古二十里爲今之二十五里。故云古者百里當今百二十五里。

○方千里者爲方

百里者百封。方百里者二十。國其餘方百里

者七十又封方七十里者六十爲方百里者  
二十九方十里者四十其餘方百里者四十  
方十里者六十又封方五十里者百二十爲  
方百里者三十其餘方百里者十方十里者  
六十名山大澤不以封其餘以爲附庸問田  
諸侯之有功者取於閒田以祿之其有削地  
者歸之問田疏方。千至問田。正義曰此一經論畿外  
里之方以開方計之爲方百里者凡有一百故云爲方百里  
者百封方百里者三十國者前文云立大國三十故此云封  
方百里者三十國謂公也以百中去三十故其餘方百里者  
有七十又封方七十里者六十爲方百里者二十九方十里  
者四十謂侯國也凡百里之方開方計之爲十里之方百其  
七十里之國一用十里之方四十九七十里之國二則用十

里之方九十八則一箇百里爲七十里之國二剩十里之方  
二然則二十箇七十里之國用百里之方十剩十里方有二  
十。七十里之國六十用百里之方三十剩十里之方六十今  
就百里之方三十里之中抽去十里之方六十是用百里之  
方二十九方十里者四十故其餘方百里者四十方十里者  
六十又對方五十里者百二十者上云小國百二十謂伯國  
也凡百里之方一封五十里之國四則十箇百里之方封五  
十里之里四十今小國百二十故用百里之方三十則其餘  
方百里者十方十里者六十以爲附庸間田。天子之縣內方千里者爲

方百里者百封方百里者九其餘方百里者  
九十一又對方七十里者二十一爲方百里  
者十方十里者二十九其餘方百里者八十  
方十里者七十一又對方五十里者六十三  
爲方百里者十五方十里者七十五其餘方

百里者六十四方十里者九十六

疏

天子至

正義曰天子縣內地方千里爲方百里者百既用九箇擬封百里之國故其餘方百里者九十一也。又封方十者二十者凡百里之方十爲七十里之國二十剩十里之方二十今以十里之方二十又更取其外十里之方二十九係前二十爲四十九爲七十里之國一是次國二十一也。揔用百里之方十十里之方二十九是其餘方百里者八十方十里者七十一又封方五十里者六十三者謂小國也。凡百里之方一爲五十里之國四則百里之方十爲五十里之國四十又百里之方五爲五十里之國二十揔爲五十里之國六十更有五十里之國三凡一箇五十里之國用十里之方二十五則三箇五十里國揔用十里之方七十五是用地方百里者一十五方十里者七十五是其餘方百里者六十四方十里者九十六然畿外千里封國之外所餘地少其畿內千里所餘地多者以畿外之土本擬封建諸侯故國數多餘地少畿內本供天子又有郊關鄉遂準擬公。諸侯之下士卿王子弟采邑故建國數少餘地多。

祿食九人中士食十八人上士食三十六人

下大夫食七十二人卿食二百八十八人君  
食二千八百八十人次國之卿食二百一十  
六人君食二千一百六十人小國之卿食百  
四十四人君食千四百四十人次國之卿命  
於其君者如小國之卿天子之大夫爲三監  
監於諸侯之國者其祿視諸侯之卿其爵視  
次國之君其祿取之於方伯之地方伯爲朝。

天子皆有湯沐之邑於天子之縣內視元士

給齊

戒自絜清之用浴用湯沐用潘。閭田音闌下同祿食音嗣。又如字下皆同爲朝于僞反清如字徐才性反潘芳袁反米

汁諸侯世子世國

象賢也

大夫不世爵使以德



爵以功

謂縣內及列國諸侯爲天子大夫者不世爵而世祿稱賢也。辟音避。

未賜爵

視天子之元士以君其國

列國及縣內之國也

諸侯之

大夫不世爵祿。六禮寇昏喪祭鄉相見

鄉

飲酒鄉射。寇古亂反。

七教父子兄弟夫婦君臣長幼朋

友賓客入政飲食衣服事爲異別度量數制

飲食爲上衣服次之事爲謂百工技藝也異別五方用器不同也度量尺也量斗斛也數百十也制布帛幅廣狹也。長

丁丈反斛洪谷反福

芳服反狹戶甲反。

疏士大夫及諸侯等食祿之數兼明

臣之世與不世之事今各隨文解之。前以有諸侯之下士

以上及大夫鄉君故此依前而釋也諸侯之士既明則天子

士同之可知故此文發畿外之鄉也前云諸侯下士視上農

夫故有九人也前云上士倍中士故三十六也前云下大夫

倍上士則食七十二人前云鄉四大夫祿則二百八十八人

君食二千室之鄉。君謂大國之君也前云君十鄉祿故

二千八百八十人次國之卿食二百一十六人者謂夏伯殷  
侯周則侯伯國也此大夫以下亦如大國大夫而卿惟得三  
大夫祿耳故特言卿也。君食二千一百六十人者君亦十  
卿祿也。小國之卿食百四十四人者小國謂夏周子男殷  
之伯國也大夫以下亦如大國大夫而卿則二大夫祿耳。  
君食千四百四十人者君亦十卿祿也。次國之卿命於其  
君。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則其祿各食二百八十八人若  
次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祿各食二百一十六人而一卿命  
於其君為賤則祿不可等命天子者故視小國卿小國卿食  
一百四十四人也其若子男一卿命於天子二卿命於其君  
則祿猶如此其命天子卿無以異也其國小故不復差降也  
或云視大夫也其天子之士卿大夫無文官準大國之卿大  
夫士也。注給齊至用潘。正義曰以方伯朝天子故給以  
湯沐之邑按前文云不能五十里曰附庸又云天子元士視  
附庸以湯沐之邑視元士亦五十里以下異義公羊說諸侯  
朝天子天子之郊皆有朝宿之邑從泰山之下皆有湯沐之  
邑左氏說諸侯有功德於王室京師有朝宿之邑泰山有湯  
沐之邑魯周公之後鄭宣王母弟此皆有湯沐邑其餘則否  
許慎謹按京師之地皆有朝宿邑周千八百諸侯盡京師地  
不能容之不合事理之官是許慎不從公羊之說鄭尤駁當

從許說。注謂縣至賢也。正義曰知此大夫是天子大夫者以下云諸侯之大夫不世爵祿此自云大夫不世爵祿諸侯大夫文異故知是天子大夫也知是縣內及列國諸侯入爲天子大夫者按禮運云天子有田以處其子孫則周召畢原之等是縣內諸侯也詩衛武公入相於周又尚書顧命齊侯爲虎賁衛侯爲司冠是列國諸侯也並入爲天子大夫按司裘諸侯則其熊侯豹侯是畿內亦曰諸侯此不云諸侯而云大夫者辟上諸侯世子之文故云大夫然畿內諸侯有爲三公則周召是也列國諸侯入爲六卿則鄭武公是也今摠云爲天子大夫者若言公卿大夫於文爲煩故摠言大夫以包之詩云三事大夫謂三公也春秋諸侯殺大夫謂卿也是大夫爲摠號。未賜爵視天子之元上以君其國。未賜爵謂列國諸侯及縣內諸侯其身既死其子未得爵賜其衣服禮制視天子元士若畿外者君其本國畿內者亦君畿內之國故鄭注云列國及縣內之國鄭必知兼畿外列國者以詩小雅縣有喪謂諸侯世子未過爵命服士服而來此云視天子之元士以君其國故知兼列國也其畿內諸侯有大功德元子出封畿外則王命次子守其采邑若其賢才則世爲公卿則春秋周公召伯之屬是也。諸侯之大夫不世爵祿諸侯降於天子故大夫不世爵祿若有大功德亦得世之故

隱八年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  
亦如之是據諸侯卿大夫也

附釋音禮記注疏卷第十三

上海圖書館藏  
上海圖書館

清嘉慶三周重刊  
南中印理樓藏書

禮記注疏卷十三校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附釋音禮記注疏卷第十三

惠九

棟按宋本禮記正義卷第

王制

司徒脩六禮節

司徒脩六禮

闕監本同石經同  
同毛本脩作修

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

司徒使鄉簡擇以告者

闕監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  
集說同毛本鄉誤卿

使轉徙其居

闕監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毛  
本轉誤專惠棟按宋本居作序轉字同通典

五十三引亦作轉徙其序居

移居於司徒也

闕監毛本作名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  
說同此本名誤居

不給其繇役

闕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  
釋文出徭役云木又作繇正義作繇。按依

說文當作信从人言聲隸變而爲信或假而爲緜作信者俗字

棘當爲樊惠棟按宋本有爲字宋監本岳本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此本爲字脫闕監毛本同

夏官卿掌邦政者惠棟按宋本作主宋監本岳本嘉靖本同此本主誤王闕監毛本作掌衛氏集

說同案上注司空云冬官卿掌邦事者司徒云地官卿掌邦教者下注司寇云秋官卿掌刑者與此交法正同此亦當以作掌邦政者爲是

司徒至進士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謂以恩惠遂及之闕本同監毛本遂作逮衛氏集說作謂以恩惠逮及之

尊上賢人闕監毛本作賢衛氏集說同此本賢誤貴

簡去不肖監毛本作去衛氏集說同此本去誤法闕本同

皆司徒統領闕監本作領考文引米板同此本領誤須毛本誤理

夫司徒帥領國之英俊之士

閩監毛本作領此本領誤須惠棟校宋本夫作大是

也衛氏集說同

致仕則書傳略說云

監毛一本作傳衛氏集說同此本傳誤

就黨學上齒

惠棟校宋本同閩監本上齒作習鄉毛本亦作習鄉誤即

各在一處

監毛本作各此本各誤名閩本同

則不得同日也

閩監毛本作日此本日誤日

言經中習鄉謂飲酒者

惠棟校宋本作鄉此本鄉誤射閩監毛本同

云鄉禮春秋射者解習射之處也

考文引宋板同閩監本同毛本上射誤弟

不別立黨學

閩監本同考文引宋板同衛氏集說同毛本別誤必

既二百里爲野

閩監本同考文引宋板亦作二毛本二誤一



鄙師主正齒位以否

閩本同惠棟按宋本同監毛本以作與

遠方至錄也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作遠方九州之外齒猶錄也

但居夷狄之內畔

惠棟按宋本作畔此本畔字闕閩本畔作也監毛本畔作地衛氏集說同

曰俊士之人

惠棟按宋本作俊士此本俊下士字闕閩監本作俊選非毛本俊選作選俊尤非

十三入小學二入大學

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毛本三作五衛氏集說同

餘子十五入小學

惠棟按宋本同閩本同監毛本五誤三衛氏集說同

供學及司徒細碎之繇役也

惠棟按宋本同閩本同衛氏集說監毛本洪誤俱

舉其大綱

補各本綱作綱案作綱誤

教胥子者

閩監毛本作胥此本胥誤胥下胥子胥長同

春釋采合舞

閩監毛本采作菜衛氏集說同。按作采與周禮合

但遂其陰陽以爲偏主耳

剛監毛本衛氏集說同惠棟校宋本遂作遂浦鎡校云遂

誤遂

皆以四術造焉

剛監毛本作焉此本焉誤馬

云大胥小胥皆樂官屬也者

剛監毛本如此此本胥皆誤有相

故以爲偏迫於夷狄也

考文引宋板同剛本迫立剛監毛本迫作寄非

又帝王世紀南北萬三千三百六十八里

惠棟校宋本同衛氏集說

同剛監毛三本闕帝王紀南北萬三千三百六十八三字

漢地旣然則古亦應爾

惠棟校宋本同衛氏集說古作周剛監毛本然則古亦四字闕

大樂至進士

剛監毛本如此此本至進二字倒

卽知但入仕者

剛監毛本同衛氏集說但作凡是也

司馬辨論官材節

司馬至士齒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故論語注云

閩監本同毛本注誤語考文引宋板作注

有發至發卒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作有發謂有軍師發卒

執技之事凡有三條

閩監本同衛氏集說同毛本事誤士條字殘闕

司寇正刑明辟節

左九棘

閩監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毛本九

假於鬼神時日卜筮

閩監本同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毛本卜誤不

今時持喪葬築蓋

閩監毛本如此岳本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此本持誤特築誤葬今訂正

而辭不可習

惠棟按宋本作明米監本岳本嘉靖本同考女引足利本同此本明誤習閩監毛本同衛

氏集說同

譏呵察

閩監毛本同所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釋文出苛察云本亦作呵

司寇至異言

惠棟校宋本無此五字

言斷其罪過

閩監毛本同惠棟校夫本其作人衛氏集說作謂斷人罪過

可以弁冕服金革之事

閩監毛本作革此本草誤華

閔子性孝

惠棟校宋本作孝此本孝誤善閩監毛本同蓋涉上孔子蓋善之也善字而譌

正以獄成告於大司寇者

閩監毛本作以此本以誤於

又列獄成之辭

閩監毛本司惠棟校宋本列作以衛氏集說同

大司寇得正之告

閩監毛本作正此本正誤壬

聽獄訟成以告於王也

惠棟校宋本作聽術氏集說同此本聽誤一閩監毛本一改以

亦非

如今劾矣

惠棟按宋本亦作矣與周禮鄉土注合閩監毛本矣誤奏

卽是因之狀辯爲要狀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上狀作伏辯下有錄字衛氏集說錄

字亦有狀字同

槐之言懷也

閩監毛本作槐比本毛誤

故知司寇及正在焉

閩監毛本作正此本毛誤王

則王令三公會其期

閩本同惠棟按宋本司監毛本令誤命

左道至俗禁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本木作左道若至盛及俗禁

右貴左賤

閩監毛本作貴此本貴誤賢

初江充曾犯天子

閩監毛本作子此本子誤人

後王將老欲立大子

陶本同惠棟按宋本同益毛本後王將作見上年

湖關老人

閩監本同毛本湖作壺盧文昭云壺字是

故思子望子歸來

閩監毛本同齊召南云當作樂思子宮刊本相沿誤脫築字宮字耳

鄭子臧好聚鵠冠

閩監毛本作鄭此本鄭誤辨閩本此字

○行僞至衆殺○

閩本如此此本下。脫監本下。有上。脫毛本作下行僞至衆殺上改

二。作下上字大誤

學非而博者

閩監毛本作博此本博誤傳下而又廣博辨博而澤同

皆是尊貴所合甚之物

惠棟按宋本作所衛氏集說同此本所誤於閩監毛本同

幅廣四尺八寸爲尺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本二尺字皆作尺是也

不得羣聚耳

閩監本同毛本耳誤者衛氏集說不上有但字耳字同

大史典禮節

簡記策書也

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釋文策書作札書

大史至諱惡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天子齊戒受諫

閩監毛本作戒此本戒誤成

天子適諸侯必舍其祖廟

閩監毛本如此此本侯誤侯必誤甲

是亦諱諸侯之祖父也

惠棟按宋本同衛氏集說同閩監毛本祖父誤禮籍

紂以甲子日死

閩監毛本作紂此本紂誤純

此惡亦兼餘事

惠棟按宋本同衛氏集說同閩本兼字閩監毛本兼誤謂

天子齊戒受諫節

惠棟按云天子齊戒受諫戒字起至疏知齊戒受諫是歲終者是字

此宋本闕

質平也

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惠棟按朱本宋監本平上有質字衛氏集說同

質王受之

閩監毛本同嘉靖本同岳本質作贊衛氏集說同考文引宋板古本足利本同宋監本亦作贊

天子至國用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司會摠主羣官治要

閩毛本作主衛氏集說同此本主誤王監本同

若以周法言之

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同盧文昭云周法當作夏法

按夏傳司徒司馬司空三官

惠棟按宋本作夏傳衛氏集說同此本夏傳誤曲禮

閩監毛本同

特自質於天子也

惠棟按宋本此下標禮記正義卷第十九終記云凡十九頁

凡養老節

惠棟按宋本自此至諸侯之下士節止爲第二卷卷首題禮記正義卷第二十

凡養至諸侯

惠棟按宋無此五字



論虞夏殷周

閩監毛本

本作周衛氏集說同此本同誤同

殺烝於俎行一獻之禮

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同浦鏜按於改折

以虞氏帝道宏太

按以乃有字之誤

享大牢以禮食之

惠棟按宋本同衛氏集說同閩監毛本享作饗按此本此疏享饗二字前後錯出閩監毛本則通作饗

體薦則房丞

閩監毛本作房衛氏集說同此本房誤房

其禮亦有飴食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飴作飯衛氏集說同

故春人云

監毛本春字闕作春衛氏集說同此本春誤春閩本

禮亦有飯食及酒

者惠棟按宋本作飯衛氏集說同此本飯誤飲閩監毛本同

親戚宴饗則有

烝監本作餽此本餽誤餽閩本同毛本作殺衛氏集說同

食與嘗連文故知食在秋

惠棟按宋本作與高氏集說同此本與誤而閩監毛本同

六十者宜養於小學

閩監毛本作者此本者字闕

八十拜君命節

遊謂出入止觀

閩本同惠棟按宋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宋監本同釋文亦作止觀監

手本此誤上

九十日脩

閩監本同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毛本脩作修

大夫士之老者揖君則退

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惠棟按宋本揖君

作君揖案正義云君出揖之是君揖老者非老者揖君也朱子云注揖君當作君揖是南來人所見本已誤倒也

八十至爲喪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一坐於地而首再至於地

惠棟按宋本作至衛氏集說同此本至誤拜閩監毛本同

雜記卿大夫士

閩監毛本作卿此本卿誤殞

節制在家自養之法

惠棟按宋本同監毛本自作食衛氏集說同閩本自字闕

故逆辨之也

閩監毛本辨作辨下可辨須辨同

故歲制

閩監毛本作歲此本歲誤戚

漸老彌切也

惠棟按宋本作漸此本漸誤新閩監毛本漸作轉

故云力政城道之役也

閩監毛本作城此本城誤故

及孟氏說六十還兵是也

閩本同惠棟按宋本同監毛本及誤又衛氏集說及作如

其野王城之外力役又少

惠棟按宋本作役徒閩監毛本同同此本役誤徒閩監毛本同

故易孟氏詩韓氏皆云

惠棟按宋本作詩此本詩誤說閩監毛本同

經文云五十而爵

惠棟按宋本文作文此本文誤在閩監毛本文作直

則喪服小功章云

闕監毛本同衛氏集說則作故

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節

虞庠在國之西郊

闕監毛本同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讀書勝錄續編云據北史劉芳

傳引作四郊蓋西字誤也四郊小學卽東西南北之四學豈應偏置於西郊祭義又云天子設四學當入學而太手齒注云四學謂周四郊之虞庠也止義引皇氏云四郊虞庠以四郊皆有虞庠其爲四郊之譌無疑又云交王世子凡詔于郊者正義云郊西郊也周以虞庠爲小學在西郊以西方成就之地故也是孔氏所據本已誤○按孫志祖是也上大學在郊正義云周則大學在國小學在四郊下文具也卽據此文而言作四郊下作西郊此正文之僅存者文王世子凡詔于郊正義既說西爲西方成就又云或徧在四郊亦兩存其義也

有虞氏皇而祭

闕監毛本同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正義本亦作皇釋文出聖云音皇本

又作皇

縞衣而養老

閩監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毛本  
編誤鑄石經編字闕

皇冕屬也

閩監毛本作皇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  
此本皇誤元

其冠則牟追

閩監毛本作牟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  
同此水牟誤弁釋文出則牟追

將徙於諸侯

閩監本同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  
同考文引宋板同毛本徙誤徒

有虞至從政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此四代養老之處

閩監本同衛氏集說同毛本四誤三  
考文引宋板作四

大夫以上當養從國老之法

毛本作當此本誤堂正德  
本同閩本當字闕監本當

誤。衛氏集說無當字

鄭注引此周人養國老於東膠

惠棟按宋本同衛氏集  
說同閩本引此二字闕

監本誤作。注毛本改作王制二字亦非

貴取物成

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毛本物誤有衛氏集說同

讀如成周宣謝災之謝

閩本同考文引宋本同監毛本謝作榭災作火衛氏集說同鄉

射注作如成周宣榭災之榭案說文無榭字經傳通作謝荀子王霸篇臺榭甚高楊倬注云謝與榭同左氏穀梁宣十六年傳成周宣榭火釋文皆云榭本作謝

以阜陶謨謂之虞夏書

惠棟按宋本同衛氏集說之字同閩毛本之字閩監本之誤。

周人燕用元衣

惠棟按宋本作用衛氏集說同此本用誤月閩監毛本用誤服

其冠未聞

惠棟按宋本作共冠衛氏集說同此本其冠誤實衣閩監毛本同

以爲與夏周同

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惠棟按宋本無周字同下有冠字續通解同

追猶堆也

監本同衛氏集說同毛本堆誤推閩本堆字憑滅

新昨之治皆聽之

惠棟按宋本作昨衛氏集說同此本昨誤而閩監毛本同

少而無父者謂之孤節

少而至常餼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崔杼生成及疆而寡

閩監本同衛氏集說同毛本疆作

瘠聾節

惠棟按云瘠聾節道路節宋本分朋友不相踰以上合瘠聾節爲一節

瘠聾至食之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戚施植縛

惠棟按宋本作植毛本植作直此本植誤權閩監本同衛氏集說同通解亦作植。按作

直與國語合

遽除蒙珍

毛本同閩監本遽除作簞簞衛氏集說同下遽蒸放此案國語晉語簞簞字從艸補音從

竹

廬戟柄也

毛本作戟衛氏集說同此本戟誤戰閩監本同。按韋昭國語注柄作柲

矇矇循聲

閩監本同衛氏集說同毛本循作修。按作修與國語合韋注云無目於音聲審故使修

官師所不材

閩監毛本作材衛氏集說同此木材誤林

宜於掌土

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同通解同盧文弨按掌改裔下置於掌土同。按盧文弨是也晉語作以實裔土注云裔荒裔

設文不具

閩監本作其考文引宋板同此本具誤其毛本同衛氏集說作說文不具

道路節

惠棟按云輕任并以下宋本令下節君子者老二句爲一節

道中三途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中作有宋監本同岳本作道有三塗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

兄之齒鴈行

閩監本同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毛本鴈作雁

斑白者不提挈

石經如此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惠棟按宋本亦有者字此本斑作班者字脫闕



監毛本斑字同者字亦廢釋文出提契云本亦作挈

雜色曰斑

閩監本作斑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此本斑作斑手本同

輕任并重任分

惠棟按宋本無此六字

爰齒老也

監本作老衛氏集說同此本老誤者閩毛本同

君子耆老節

徒猶空也

閩監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毛本空誤黨

大夫祭器不假節

陳澧集說移此一節在上文燕衣不踰祭服寢不踰廟下

大夫祭器不假

惠棟按宋本無此六字

方一里者節

方一至億畝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總計天子畿外內諸侯之地大小闕監本作大小衛氏集說同此本大小誤  
大大毛本誤大夫惠棟校宋本作小大

經籍錯亂

闕監本作籍衛氏集說同此本籍誤藉毛本

字相交涉

闕監毛本作涉衛氏集說同此本涉誤步

鄭未注之前

闕監本作未考文引宋板同此本未誤朱

自恒山至於南河節

山陵林麓

闕監毛本作陵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此本陵誤陽

自恒至億畝

惠棟校宋本無此五字

九州方三千里

闕監本同衛氏集說同毛本三誤一考文云宋板作三

古者以周尺八尺爲步節

周尺之數

閩監毛本作尺岳木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此本尺誤又

古者至二分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當今東田百五十二畝

閩監本同考文引宋板同衛氏集說同毛本五十二作二十五

七十一步有餘

惠棟按宋本作有衛氏集說同此本有誤者閩監毛本同

經文錯亂

閩監毛本作文衛氏集說同此本文誤云

鎮圭尺有二寸

閩監毛本作圭此本圭誤吉

乃是六十四寸

閩監毛本作乃此本乃誤刀

則今步皆少於古步

閩監毛本作少此本少誤步

是今步別剩寸六寸

閩監毛本上寸作十衛氏集說同考文引宋板十六寸作六十寸

外剩十六寸而計之

惠棟按宋本作外衛氏集說同此本外誤小閩監毛本同

計古之一畝之田

闕監毛本如此衛氏集說同此本一誤今田誤王

是今田每一畝之上

闕監毛本作田此本田誤曰下則方百畝之田同

從北嚮南

闕監毛本作北衛氏集說司此本北誤此

相併爲五千步

惠棟校宋本作併衛氏集說同此本併誤伊闕監毛本同

方千里者節

方千里者

闕毛本同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監本方字闕

封方百里者三十國

闕監毛本作三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此本三誤二石經三十作卅

方千至間田

惠棟校宋本無此五字

凡千里之方

闕監毛本作千衛氏集說同此本千誤士

前文云立大國三十

惠棟校宋本同衛氏集說同闕本立字闕監毛本立誤。

剩十里方有二十

閩監毛本如此此本下十誤一衛氏集說作剩十里之方二十

則其餘方百里者十

閩監毛本作十衛氏集說同此本十誤一

天子之縣內節

天子至十六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畿內本供天子又有郊關鄉遂

惠棟按宋本如此此本供字闕又誤之閩監毛

本之字同供誤爲衛氏集說同

王子弟采邑

閩監毛本作采衛氏集說同此本采誤木

諸侯之下士節

惠棟按云諸侯之下士節宋本分諸侯之大夫不世爵祿以上爲一節六

禮以下宋本另爲一節

卿食二百八十八人

閩監本同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考文引宋板同毛本下八誤

人下八政同

方伯爲朝天子

閩本同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宋監本同衛氏集說同監毛本朝諱明釋文作爲朝考

文引木板亦作朝

給齊戒自潔清之用

閩監毛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惠棟按宋本潔作絜岳本同釋文同

宋監本同

鄉鄉飲酒

閩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惠棟按宋本同監毛本脫一鄉字

諸侯至數制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前云諸侯下士視上農夫

閩監毛本作上衛氏集說同此本上誤下

前文下大夫倍上士

考文引宋板同閩監毛本文作云衛氏集說同

君食二千至之卿○

閩監毛本同考文引宋板作君食二千八百八十人者

君食千四百四十人者

惠棟按宋本同衛氏集說同閩監毛本君上衍故字緣此本及

宋板君上有空闕誤補也

按司裘諸侯則共熊侯豹侯

閩監毛本如此衛氏集說同此本裘誤裘熊能

鄭必知兼畿外列國者

惠棟按宋本作者衛氏集說同此本者誤賢閩監毛本同

謂諸侯世子未遇爵命

惠棟按宋本作爵此本爵誤豹閩本同監毛本爵作錫衛氏集

說同

則王命次子守其采邑

惠棟按宋本如此衛氏集說同此本守誤行采作秩閩監毛本

同

不世爵祿諸侯降於天子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祿下有者字

附釋音禮記注疏卷第十三終

惠棟按宋本禮記正義卷第二終記云元十九頁宋監

本禮記卷第四經四千三百三十九字注五千一百六十一  
字嘉靖本禮記卷第四經四千四百二十字注五千一百五  
十八字